

11
1826
1



11
1826
1-2

和
1
2519
1-2

1
1826
1



近世學術之盛不得不歸諸刊書者之功刊書之家約分三等逐利一也好事二也篤古三也前者勿具論若近世吳縣之黃長塘之鮑虞山之張金山之錢可謂好事者矣若陽湖孫氏錢唐盧氏可謂篤古者矣然此諸氏者皆生國家全盛之日物力饒裕士大夫又崇尚學術諸氏或席豐厚或居官師之位有所憑藉成書較易其事業未可云卓絕也若夫生无妄之世小雅盡廢之後而以學術之存亡爲己責蒐集之考訂之流通之舉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其尚極天下之至艱而卒有以達其志此於古之刊書者未之前聞始於吾雪堂先生見

之嘗譬之爲人臣者當無事之世事聖明之主雖有賢者當官守法而已至於奇節獨行與宏濟之略往往出於衰亂之世則以一代興亡與萬世人紀之所繫天固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學術亦然孫盧諸氏之於刊書譬之人臣當官守法而已至於神物之出不與世相應天既出之固不能聽其存亡而如先生之奇節宏略乃出於其間亦以學術存亡之所繫等於人紀之存亡故天不惜生一二人者以維之也先生校刊之書多至數百種於其殊尤者皆有敘錄戊午夏日集爲二卷別行於世案先生之書其有功於學術最大者曰殷虛

書契前後編曰流沙墜簡曰鳴沙石室古佚書及鳴沙石室古籍叢殘此三者之一已足敵孔壁汲冢之所出其餘所集之古器古籍皆間世之神物而大都出於先生之世顧其初出舉世莫之知知亦莫之重也其或重之者蒐集一二以供祕玩斯已耳其欲保存之流傳之者鑒於事之艱鉅輒中道而廢卽有其願與力矣而非有博識毅力如先生者其書未必能成亦必不能多且速而此間世而出之神物固將有時而毀且佚或永錮於海外之書庫中雖出猶不出也先生獨以學術爲性命以此古器古籍爲性命所寄之軀體視所以壽其

軀體者與常人之視養其口腹無以異辛亥以後流寓海外鬻長物以自給而殷虛甲骨與敦煌古簡佚書先後印行國家與羣力之所不能爲者竟以一流人之力成之他所印書籍亦略稱是旅食八年印書之費以鉅萬計家無旬月之畜而先主安之自編次校寫選工監役下至裝潢之款式紙墨之料量諸凌雜煩辱之事爲古學人所不屑爲者而先生親之舉力之所及而惟傳古之是務知天旣出神物復生先生於是時固有非偶然者書有之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先生之功業可謂崇且廣矣而其志與勤世殆鮮知之余從先生游久知

之爲最詳故書以爲之敘使世知先生之所以成就此業者固天之所啓而非好事者與尋常篤古家所能比也戊午六月旣望海甯王國維

石鼓文考釋序	秦金石刻辭序
赫連泉館古印存序	赫連泉館古印續存序
齊魯封泥集存序	隋唐以來官印集存序
歷代符牌錄序	歷代符牌後錄序
唐風樓秦漢瓦當文字序	金泥石屑序
古器物範圍錄序	四朝鈔幣圖錄序
蒿里遺珍序	古明器圖錄序
古鏡圖錄序	夢鄴草堂吉金圖序
昭陵碑錄序	昭陵碑錄補序
唐三家碑錄序	西陲石刻錄序

西陲石刻後錄序	恆農冢墓遺文序
芒洛冢墓遺文序	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序
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序	鄴下冢墓遺文序
襄陽冢墓遺文序	廣陵冢墓遺文序
吳中冢墓遺文序	石屋洞造象題名序
龍泓洞造象題名序	漢晉石刻墨影序
重訂漢石存目序	重訂魏晉石存目序
六朝墓誌菁華序	兩浙佚金佚石集存序
洛陽存古閣藏石目序	海外貞珉錄序
三韓冢墓遺文目錄序	唐折衝府考補序

續彙刻書目序

南宗衣鉢序

五十日夢痕錄序

古兵符考略殘稿序

度量權衡實驗考序

續百家姓印譜序

敦煌將來藏經目序

卷下跋尾九十一首

敦煌本易王弼注殘卷跋

又易釋文殘卷跋

又古文尚書夏商周書跋

又周書顧命殘卷跋

又尚書釋文殘卷跋

又毛詩故訓傳殘卷跋

又禮記檀弓殘卷跋

又春秋經傳集解殘卷跋

又穀梁傳解釋殘卷跋

又穀梁集解殘卷跋

又論語鄭注殘卷跋

又子路篇殘卷跋

又春秋後語略出殘卷跋

又秦語殘卷跋

又魏語殘卷跋

又漢書王莽傳殘卷跋

又晉紀殘卷跋

又水部式殘卷跋

又閩外春秋殘卷跋

又張延綬別傳殘卷跋

又貞元十道錄殘卷跋

又諸道山河地名要略跋

又沙州圖經殘卷跋

又西州圖經殘卷跋

又往五天竺傳殘卷跋

又本草集注序錄殘卷跋

又星占殘卷跋

又陰陽書殘卷跋

又道德經義疏殘卷跋

又道書殘卷跋

又莊子郭注殘卷跋	又二十五等人圖跋
又本際經殘卷跋	又无上祕要殘卷跋
又老子化胡經殘卷跋	又摩尼教經殘卷跋
又波斯教經殘卷跋	又景教三威蒙度讚跋
又修文殿御覽殘卷跋	又古類書三種殘卷跋
又文選殘卷跋	又玉臺新詠殘卷跋
又唐人選唐詩殘卷跋	鳴沙石室佚書續編跋
唐寫本尚書周書殘卷跋	又日本古寫本跋
日本古寫本商書殘卷跋	又毛詩單疏殘卷跋
六朝寫本禮記子本義疏跋	

古寫本玉篇殘卷跋	又
日本古寫本史記殘卷跋	又殷本紀跋
唐寫本卜筮書殘卷跋	又世說新書殘卷跋
日本古寫本悉曇字記跋	日本舊鈔祕府略殘卷跋
魏三字石經殘石跋	孟蜀石經殘石跋
沐學石經殘石跋	又禮記殘石跋
石本急就章跋	宋槧本孟子趙注跋
又東漢刊誤跋	又廬山記跋
影天聖本律音義跋	天聖本齊民要術殘卷跋
影北宋本天竺字源跋	宋本文殊指南圖贊跋

又三藏取經詩話跋	又三藏取經記殘本跋
又二李唱和集跋	又草窗韻語跋
元槧本國朝風雅殘本跋	永樂大典本吏部條法跋
舊鈔本黃山圖經跋	朝鮮紀事跋
石渠寶笈三編目錄跋	金石粹編未刻稿跋
西夏姓氏錄跋	增訂杜東原年譜跋
姚雲東年譜跋	吉貝居雜記跋
襄理軍務紀略跋	洛陽石刻錄跋
陶齋金石文字跋尾跋	簠齋金石文考釋跋
鶴澗先生遺詩跋	匪石先生文集跋

頤志齋文鈔跋

恆農冢墓遺文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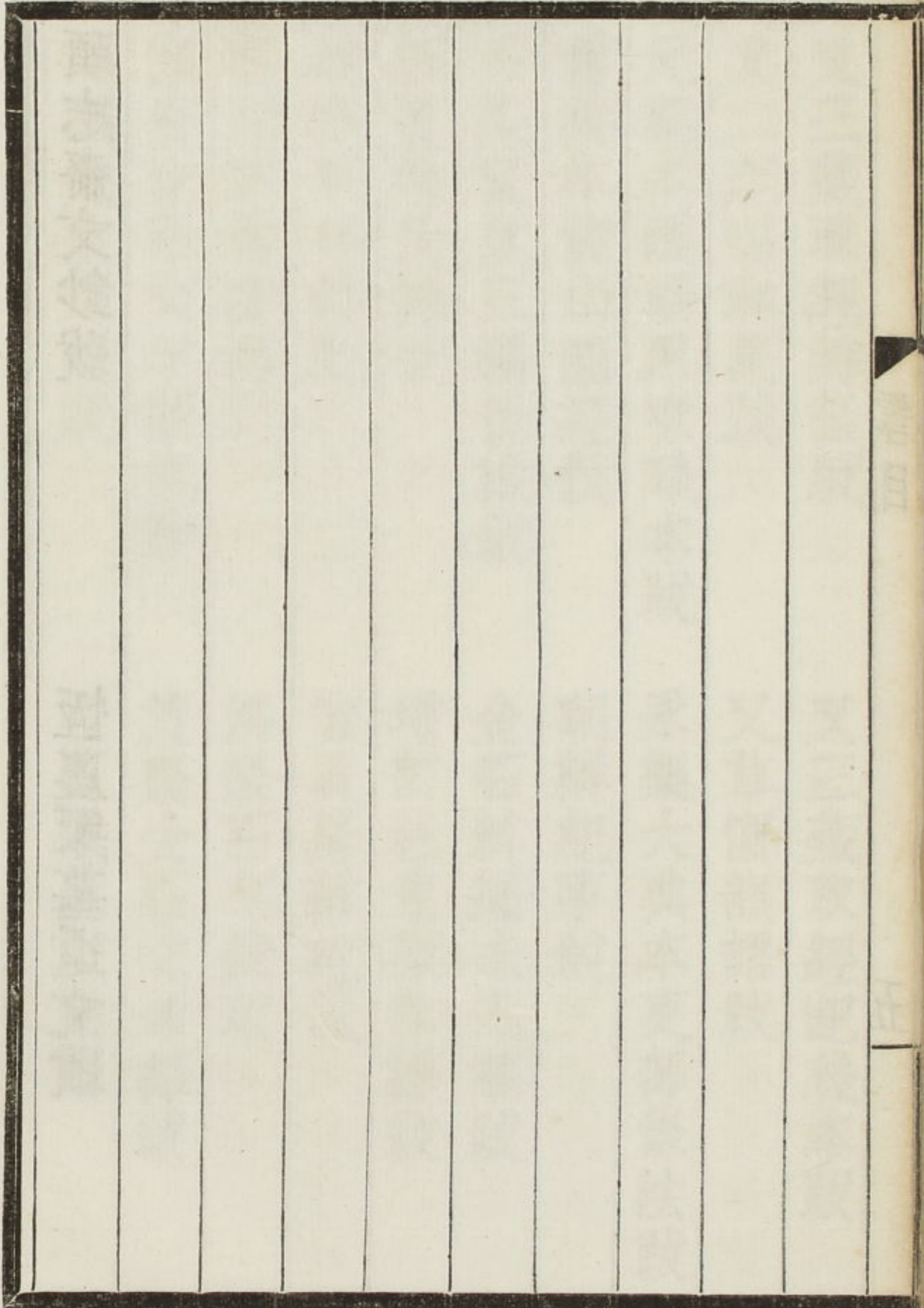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卷上

永豐鄉人藁甲

上虞 羅 振玉

殷虛書契前編序

光緒二十有五年歲在己亥實為洹陽出龜之年予時
春秋三十有四越歲辛丑始於丹徒劉君許見墨本作
而歎曰此刻辭中文字與傳世古文或異固漢以來小
學家若張杜楊許諸儒所不得見者也今幸山川效靈
三千年而一洩其秘且適當我之生則所以謀流傳而
攸遠之者其我之責也夫於是盡墨劉氏所藏千餘為
編印之而未遑考索其文字蓋彼時年力壯盛謂歲月



方久長又所學未遠且三千年之奇跡當與海內方聞
碩學共論定之意斯書既出必有博識如東廣徵者爲
之考釋闡明之固非曾曾小子所敢任也顧先後數年
間僅孫仲容徵君詒讓作契文舉例此外無聞焉仲容
固深於倉雅周官之學者然所爲舉例則未能闡發宏
旨予至是始有自任意歲丁未備官中朝曹務清簡退
食之暇輒披覽墨本及予所藏龜於向之蓄疑不能遽
通者諦審既久漸能尋繹其義顧性復懶散未及箋記
宣統改元之二年東友林君泰輔寄其所爲考至則視
孫徵君舉例秩然有條理並投書質疑爰就予所已知

者爲貞卜文字考以答之已而漸覺其一二違失於舊
所知外亦別有啓發則以所見較博於疇昔故於是始
恍然寶物之幸存者有盡又骨甲古脆文字易滅今出
世逾十年世人尙未知貴重不汲汲蒐求則出土之日
卽漸滅之期矧所見未博考釋亦詎可自信由此觀之
則蒐求之視考釋爲尤急矣因遣山左及廠肆估人至
中州瘁吾力以構之一歲所獲殆逾萬意不自歉復遣
人至洹陽采掘之所得又再倍焉寒夜擁爐手加氈墨
擬先編墨本爲殷虛書契前編考釋爲後編並謀投劾
去官買地洹陽終我天年以竟此志乃逾年冬而國難

作避地浮海將辛苦累蓄之三千年骨與甲者鄭重載
入行笈而展轉運輸及稅吏檢察損壞者十已五六幸
其尤殊者墨本尙存乃以一歲之力編爲前編八卷付
工精印其未及施墨者異日當輯爲續編而後編亦將
次寫定嗚呼喪亂以來忽已匝歲神州荒翳文獻蕩然
天旣出神物於斯文垂喪之時而予又以偷生忍死之
餘倉皇編輯須鬢日改犬馬之齒亦旣四十有七上距
己亥已閱十有四年買地洹陽之願旣虛茫茫斯世誰
復有讀吾書者亦且抱此遺文以自慰藉而已窮冬濡
豪萬感百憂一時交集歲在壬子十二月二十六日

殷虛書契後編序

宣統壬子予旣類次所藏殷虛文字爲書契前編八卷
書旣出羣苦其不可讀也越二歲予乃發憤爲之考釋
私意區宇之大圓顛方趾之衆必將有嗣予而闡明之
者乃久而闐然復意並世之士或不樂爲此寂寞之學
當有會最殷虛文字以續我書者久亦闐然無所聞也
一若發潛闡幽爲區區一人之責者至是予乃益自厲
曰天不出神物於我生之前我生之後是天以畀予也
舉世不之顧而以委之予此人之召我也天與之人與
之敢不勉夫爰以乙卯仲春渡海涉洹弔武乙氏之故

虛履發掘之遺迹恍然如見殷大史藏書之故府歸而發篋盡出所藏骨甲數萬遴選前編中文字所未備者復得千餘品手施氈墨百日而竣方謀所以流傳之家入聞匿笑曰往以印書故竈幾不黔今行見釜魚矣乃亦一笑而罷然固未嘗愆置也今年春游滬濱有歐人某君者聞予爲此書請而刊焉乃以十日之力亟釐爲二卷付之俾與前編共傳當世往嘗念言學術傳布之責天下有力者當共肩之顧久無所遇也今乃幸得之異日者當更就篋中所藏並再至殷虛蒐求其子遺以補此兩編之所未備不知尙有好古如某君者爲我任

剞劂之事者乎爰書以召之歲次丙辰上巳

殷虛書契考釋序

宣統壬子冬予旣編印殷虛書契欲繼是而爲考釋人事乖午因循不克就者歲將再周感莊生吾生有涯之言乃發憤鍵戶者四十餘日遂成考釋六萬餘言旣竟書其端曰予讀詩書及周秦之間諸子太史公書其記述殷事者蓋寥寥焉孔子學二代之禮而曰杞宋不足徵殷商文獻之無徵二千餘年前則已然矣吾儕生三千後乃欲根據遺文補苴往籍譬若觀海茫無津涯予從事稍久乃知茲事實有三難史公最錄商事本諸詩

書旁攬系本顧考父所校僅存五篇書序所錄亡者逾半系本一書今又久佚欲稽前古津逮莫由其難一也卜辭簡質篇恆十餘言短者半之又字多假借誼益難知其難二也古文因物賦形繁簡任意一字異文每至數十書寫之法時有凌獵或數語之中倒寫者一二兩字之名合書者七八體例未明易生炫惑其難三也今欲祛此三難勉希一得乃先考索文字以爲之階由許書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窺書契窮其蕃變漸得指歸可識之文遂幾六百循是考求典制稽證舊聞途逕漸啓局鑄爲開稽其所得則有六端一曰帝系商自武湯逮

于受辛史公所錄爲世三十見卜辭者二十有三史稱太丁未立而卜辭所載祀禮儼同於帝王又大乙羊甲卜丙卜壬校以前史與此異文而庚丁之作康祖丁武乙之稱武祖乙文丁之稱文武丁則言商系者之所未知此可資考訂者一也二曰京邑商之遷都前八後五盤庚以前具見書序而小辛以降衆說多違洹水故墟舊稱亶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於武乙去於帝乙又史稱盤庚以後商改稱殷而徧搜卜辭既不見殷字又屢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獨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國尚號商書曰戎殷乃稱邑而非稱國此可資考

訂者二也三曰祀禮商之祀禮夔異周京名稱實繁義多難曉人鬼之祭亦用柴賚牢鬯之數一依卜定王賓之語爲洛誥所基駢牡之薦非鎬京始創此可資考訂者三也四曰卜法商人卜祀十干之日各依祖名其有爽者則依爽名又大事貞龜餘事骨卜凡斯異例先儒未聞此可資考訂者四也五曰官制卿事之名同於雅頌大史之職亦載春官爰及近臣並符周制乃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此可資考訂者五也六曰文字召公之名是爽非爽鳥鳴之字從雞非鳥佳鳥不分子奠殊用牝牡等字牛羊任安牢牧諸文亦同斯例又藉知大小

二篆同乎古文古文之真間存今隸如此之類未遑僂數此可資考訂者六也予爰始操翰訖於觀成或一日而辨數文或數夕而通半義譬如冥行長夜乍覩晨曦旣得微行又蹈荆棘積思若癘雷霆不聞操觚在手寢饋或廢以茲下學之資勉幾上達之業而旣竭吾才時亦弋獲意或天啓其衷初非吾力能至但探蹟索隱疑蘊尙多覆簣爲山前脩莫竟繼是有作不敢告勞有生之年期畢此志訂譌補闕俟諸後賢宅山攻錯跂予望之宣統甲寅十二月十八日

殷虛書契待問編序

雪上

六

宣統甲寅予考釋殷虛文字得可讀之字不逾五百今年夏爲之校補乃增至五百四十餘合重文得千八百有奇又最錄不可遽釋之字得千名合以重文共得千四百有奇兼旬而竟乃序其端曰昔南閣祭酒作說文解字說解中注闕者數十字金壇段先生曰自序云於所不知蓋闕如也凡言闕者或謂形或謂音或謂義觀乎是知許君之書蓋並不知其形音義三者諸文而悉載之矣顧厥後字書罕沿斯例惟吳憲齋中丞作說文古籀補附錄不可識之字之見古金文者於末篇爲能得許君遺意予往嘗與同好言晉世汲冢古文悉易以

今字意不能無失東廣微輩雖博聞未必遽勝許祭酒乃一一寫定無疑滯殆亦如宋以來之釋金文者每字注以今文而不復有闕疑也然宋以來金文考釋古今之字並列行間有所違失得爲之糾正汲冢之書則原文不復存若寫定時將疑滯諸文附錄卷後吾知今日必有能糾其失而正其違者予今茲所錄蓋上師許君而引廣微以爲戒編中諸字亦有能知其形義與其音者如攸从攴人攸从攴佳攸从攴玉攸从攴角匡从匚羊𦍋从支席目即𦍋从支戊攸从支矢𦍋从爪貝𦍋从攴犬𦍋則人陷井中𦍋則人偃井上𦍋則手在目下又

畫衣爲𠄎大豕爲𧈧舉鼎爲𧈧蕩舟爲𧈧薦首爲𧈧酌
酒爲𧈧畢豕爲𧈧畢佳爲𧈧奉禾以祭曰𧈧奉雞以祭
曰𧈧麻也象提攜中𧈧象儋何𧈧象秉炬𧈧象建旂𧈧
象舞勺𧈧象灌地𧈧象奉履尊𧈧與𧈧疑皆灌
降之灌乃一字象取
牛角𧈧象內手水中𧈧象執事爨下𧈧亦作𧈧即
許書之與象
陳羊於𧈧𧈧即
𧈧字象支它於水此皆形與義可知者也
媿从女从圭被从女从衣妊从女从壬故从女从戈婢
从女从牢徕从彳从京裁从爻从戈馮从馬从夜犒从
馬从牢馮从馬从工古文壬作工
此字疑从壬馮从馬从豕凡斯諸
字並合形聲此音之可知者也如是之類殆不勝舉聊

示大凡它可隅反大抵編中諸文古今異體者什二三
古有今佚者什六七今日所不知者異日或知之在我
所不知者它人或知之予往昔撰考釋所識之文再逾
歲而增什一吳中丞說文古籀補附錄諸字當日以爲
不可釋今得確定者什佰中亦恆二三此均其明驗矣
闕疑待問敢竢高賢若夫俗儒鄙夫不見通學以其所
知爲祕妙取斯編所載供其私智穿鑿則非予之所敢
知矣丙辰五月十九日

鐵雲藏龜之餘序

予之知有貞卜文字也實因亡友劉君鐵雲劉君所藏

予既爲之編輯爲鐵雲藏龜逾十年予始考訂其文字爲殷商貞卜文字考時君則以事流西陲死矣又二年選予所蓄手自拓墨以成殷虛書契八卷又二年成考釋一卷則距君之死且數年矣居恆輒歎殷虛遺寶由君得傳於斯世而君竟不及見予書之成也欲揭君流傳之功以告當世乃搜篋得君曩日詒予之墨本選藏龜所未載者得數十紙爲鐵雲藏龜之餘以旌君之績以慰君於九泉嗚呼劉君殆將藉二書留姓名於人間矣豈不哀哉乙卯春正月

殷虛書契菁華序

予曩蒐集殷虛遺文得骨甲逾萬既拓其尤要者爲殷虛書契而篋中所存最大之骨尙未拓墨蓋骨質至脆懼或損文字也然又不忍使湮沒不傳爰影照精印並取往者拓墨所遺脆弱易損者數十枚益之顏之曰殷虛書契菁華俾與前編並行焉甲寅十月

殷虛古器物圖錄序

光緒戊申予既訪知貞卜文字出土之地爲洹濱之小屯是語實得之山左估人范公予復咨以彝器法物有同出于是者乎云無之予疑其言非實也嗣讀宋人博古圖于古器下每有注出河亶甲城者河亶甲城其地

蓋卽今之小屯知曩疑爲不虛蓋宋以來殷虛所出古器已夥今不應無之特未寓目耳宣統庚戌乃遣人詣洹曲構之往反者數四初得古獸骨骼齒角及蜃甲數十而卒得犀象彫器石磬鬲族等物彫器至精雅與彝器彫文同顧彼出模法而此出手工又得古彝器斷耳精巧無與倫匹而飾以寶石亦手工所成念吾人生于今日得觀三千餘年前良工手迹洵爲人世之奇遇寓內無二之重寶欲以暇日爲之考究並寫影精樸以餉當世又疑殷虛遺寶或不止此欲再往以求益然後簪之錄用是荏苒不覺數歲乃甲寅春游洛涉洹僅得珧

璧一而它物不復遇蓋寶藏亦幾空矣頃旣成殷虛書契後編私念言殷虛遺物雖殘闕斷爛之餘而可窺見古代良工之制作兼可考見古器之狀收多識之益秘予篋中且將十年世莫得而見也其存其亡惟予是繫不卽今箸錄後且無復知是者遺憾將不可弭乃親督工寫影成書一卷計古器物五十有五于曩之不能名者若疏七若栖若筭乃漸得其名而卒不能名者尙什二三將以竢之博雅君子器物之大小長短一如其形大者析之合觀焉可得其原狀其尤大幅中不能容者始縮而詳注其尺寸考證所得爲錄一卷附于圖後當

世博雅幸裁正焉丙辰四月

鳴沙石室佚書序

距晉太康初紀汲郡出竹書之年又千七百餘載爲我先皇帝光緒之季歲海內再見古遺寶焉一曰殷虛之文字二曰西陲之簡軸洹陽所出我得其十九旣已氈拓之編類之考證之雖舉世尙未知重而吾則快然自足一若天特爲我出之者鳴沙之藏則石室甫開縹緲已散我國人士初且未知宣統改元伯希和君始爲予具言之旣就觀目錄復示以行笈所攜一時驚喜欲狂如在夢寐亟求寫影遽承許諾後先三載次第郵致

則斯編所載者是也自夏徂秋校理斯畢爰書其端曰予於斯編之成欣戚交併有不能已於言者七事焉古人有言名世之生期以五百神物出世且數倍之卽時會幸至而我生不辰今則大卜所掌若詔予以典守荒裔寶藏亦並世而重開此可欣者一也釐冢簡冊載以數車而諸家寫定僅得七十五篇今則簡冊盈千卷帙逾萬茲編所刊千不逮一數已相埒此可欣者二也秘藏旣啓遺書西邁東土人士未由沾漑伯君念我所自出亟許以傳寫一言之諾三歲不渝郵使屢通異書薦至此可欣者三也敦煌之游斯丹前驅伯氏繼武故英

倫所藏殆逾萬軸法京所弄數亦略等吾友狩野君山近自歐歸爲言諸國典守森嚴不殊祕閣苟非其人不得縱覽英倫古簡法儒沙畹考釋已竟行將刊布其餘卷軸檢理未完刊行無日此可戚者一也往者伯君告予石室卷軸取攜之餘尙有存者予亟言之學部移牘甘隴乃當道惜金濡滯未決予時備官大學護陝甘總督者適爲毛寶君方伯慶藩予之姻舊總監督劉幼雲京卿廷琛與同鄉里與議購存大學既有成說學部爭之比既運京復經盜竊然其所存尙六七千卷歸諸京師圖書館及整比既終而滔天告警此六七千卷者等

於淪胥回憶當時自悔多事此可戚者二也遺書竊取頗留都市然或行翦字析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挾持以要高價或藏匿不以示人遇此儉荒何殊覆瓿此可戚者三也往與伯君訂約寫影初企合力已乃無助予爲涇陽端忠敏公言之忠敏亦謂前約已定義不可爽因慨任所費然時公已罷職力實未逮滬上書估某適游京師予爲構合償忠敏金約以估任剗予任考訂顧時逾數年未出一紙乃復由予贖回自任刊布而既竭吾力成未及半此可戚者四也嗚呼天不出神物於乾嘉隆盛之時而見於國勢凌遲之日今且赤縣崩淪禮

亡樂敦澄清之事期以百年而予顧汲汲爲此急若捕
亡揆以時勢無乃至愚而冥行孤往志不可奪此編既
成將如孔鮒所謂藏之以待其求無甯守之以慰幽獨
苟天不使我餒死海外尙當移書伯君更求寫影節嗇
衣食之資賡續印行以償夙願知我笑我非所計也歲
在癸丑九月二十三日

流沙墜簡序

光緒戊申予聞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西陲得漢晉簡
冊載歸英倫神物去國惻焉疚懷越二年鄉人有自歐
洲歸者爲言往在法都親見沙畹博士方爲考釋云且

版行則又爲之色喜企望成書有如望歲及神州亂作
避地東土患難餘生箸書遣日旣刊定石室佚書而兩
京遺文猶未寓目爰遺書沙君求爲寫影嗣得報書謂
已付手民成有日矣於是望之又踰年沙君乃函寄其
手校之本以至爰竭數夕之力讀之再周作而歎曰古
簡冊之出世載在前籍者凡三事焉一曰晉之汲郡二
曰齊之襄陽三曰宋之陝右顧釐冢遺書亡於今文之
寫定楚邱竹簡燬於當時之炬火天水所得淪於金源
討羌遺刻僅存片羽異世間出漸滅隨之今則斯氏發
幽潛於前沙氏闡絕業於後千年遺跡頓還舊觀藝苑

爭傳率土咸誦兩君之功可謂偉矣顧以歐文撰述東方人士不能盡窺則猶有憾焉因與同好王君靜安分端考訂析爲三類寫以邦文校理之功匝月而竟乃知遺文所記裨益甚宏如玉門之方位遶隄之次第西域二道之分歧魏晉長史之治所部尉曲候數有前後之殊海頭樓蘭地有東西之異並可補職方之記載訂史氏之闕遺若夫不觚證宣尼之數馬夫訂墨子之文字體別構拾洪丞相之遺書跡遞遷證許洵長之說此又名物藝事考鏡所資如斯之類儻指莫罄惟是此書之成實賴諸賢之力沙氏闢其蠶叢王君通其衢術僧虔

達識知周官之闕文長睿精思辨永初之年月予以讜劣濫與編摩蠡測管窺裨補蓋鮮尙冀博雅君子爲之紹述補闕糾違俾無遺憾此固區區之望亦兩博士與王君先後作述之初心也爰弁簡端用詔來學宣統甲寅正月

小學術數方技書序

往聞伯希和君言斯坦因博士所得古簡中有字書歷書占書醫方意其中或尙多古佚書乃今詳檢諸簡則僅得蒼頡急就力牧歷譜算術陰陽書占書相馬經獸醫方諸書而已始悟屯戍所用得此已足故不復有他

籍也凡此諸書不出班志小學術數方技三類因顏之
曰小學術數方技書昔汲冢書有瑣語十一篇記諸國
卜夢妖怪相書此編所輯亦瑣語之類既隨文加釋並
將考證所得著於篇甲寅正月

簡牘遺文序

古簡文字最難識其時最先者上承篆書下接章草一
也邊徼急就之書頗多譌略二也斷爛之餘不能求其
義理三也諸簡皆然而書牘爲甚此編所錄合簡紙計
之都八十有八而完整者不過二三其可考見事實者
亦甚鮮然藉以知書體之變遷窺簡牘之體式其裨益

固亦甚鉅茲略箸一二於釋文之下其於所不知蓋闕
如也甲寅二月

高昌壁畫菁華序

予往讀歷代書畫著錄每歎魏晉以來訖於天水名工
妙迹施於寺壁者十恆八九施縑素者十二三而已名
山大刹萬衆瞻禮丹青之士觀摩其旁得增進藝術此
其善也若夫象教有興廢滄桑有變革與夫風雨之所
頽圯妄人之所巧漫則其淪失恆易於縑素圖畫見聞
志載會昌廢佛教李衛公時鎮江浙潤州甘露寺獨奏
存因盡取管內名賢畫壁置之甘露又載成都靜德精

舍有薛稷畫壁福聖寺有展子虔畫壁有胡氏者募壯夫操斤力剝于頽圮之際歸陷於屋壁中號爲寶墨亭是壁畫亦有時可轉移如縑素而其保存終不能如縑素之永遠故甘露寶墨之迹絕於人間者又千歲矣予生長江淮間地土卑溼益以兵燹頻仍無數百年不毀之古刹故元人筆記所載江浙間古人畫壁無復孑遺曩恭讀我高宗皇帝御製詩二集有題真定隆興寺畫壁詩及趙州柏林寺觀吳道子畫水與諸臣聯句恨不獲驅車河朔一往觀覽及光緒丁未備官京師每遇同好輒詢兩寺畫迹之存亡均無能言之者惟膠州柯

鳳孫京卿言磁州響堂山有六朝畫壁聞尙無恙予爲之驚喜欲往觀而卒不果私意古人畫壁此生殆無一見緣矣迨宣統紀歲邁伯希和博士於京師其行篋所攜敦煌古畫壁影本多至數百時以留心古卷軸未遑徧觀僅影寫其一二然至是乃得見古畫壁矣比至東海又於大谷氏兵庫別邸見壁畫數十皆剗削於屋壁間由西陲載歸間有施之縑素者亦徧觀焉已又得見德人勒柯克博士高昌訪古志中有壁畫數十尤精絕於是二十餘年之夢想不得見諸國中者顧得之異域又竊歎邊裔畫壁轉壽於中土之縑素也然今旣剗削

之矣恐亦將且爲甘露寶墨之續勒柯克氏之訪古於西陲在我光緒甲辰訪古志之成則在我宣統癸丑而中土人士罕知其事更無藏其書者予乃選尤精者二十幀影印以餉我國士夫並將大谷氏所得二縑畫附焉諸畫時代雖不能確知而縑本仕女背有開元戶籍則在開元前可知也其勒柯克氏所得殆在魏氏有國時高昌佛法麴氏時爲最盛又以畫迹觀之亦當在李唐以前我國圖寫梵像以曹仲達吳道子爲最工曹本曹國人而馳稱於高齊之世畫家及雕塑家皆取則焉是我國六朝以後梵畫本自西來及大小尉遲尙與二

閻競爽今以此編所載證以尉遲遺迹頗若合符曹迹雖不可見而張彥遠稱仲達之筆其體稠疊衣服緊窄與此編梵像用筆稠疊緊窄者正復無殊我國尉遲之迹尙僅存一天王像藏端忠敏公許今已歸諸美國爲藝林憾事然此編之成則不啻以二十而償一也當世君子有夢想古壁畫若予者尙亦見而知所寶乎丙辰六月二十六日

墨林星鳳序

金石刻之有墨本猶書籍有雕印其傳古之功略相等也顧書籍雕印濫觴於唐盛於五代大昌於宋可得而

知也石刻墨本所自始則前人未有能確徵之者程大昌演繁露卷七曰刻石爲碑蠟墨爲字遠自秦漢而至於唐方以智通雅亦謂漢書蔡邕傳鴻都石經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卽石刻傳拓之始予謂此皆想象之詞固未足以徵信摹寫云者殆謂以筆摹取非若後世之濡紙施墨也惟隋書經籍志箸錄一字三字石經其言曰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似梁隋所藏石經信爲墨本者然傳拓之名書畫家皆用之乃就本響拓摹放隋志之言傳拓果爲就石施墨與否亦尙未能斷定而確可徵信殆在李唐之世此有三證焉許祭酒說文

解字自序言郡國山川往往得彝鼎其銘卽前代之古文而其書中所載古文則無言某字出某器者惟間載秦刻石文而已此漢代金石刻尙無墨本之證山川所出彝鼎許君固不能得墨本以證據之至秦石刻當代殆有摹寫者故許君得據以入錄然則梁隋箸錄石經所謂相承傳拓之本恐亦如許君所見之秦刻石此秦漢未有墨本之明徵其證一也許君說文解字序雖曰箸於竹帛謂之書然當時經籍箸之簡冊者爲多諸生受經削牘寫經文師口授其義鴻都所刊意在定正文字示當世準則已耳故刊以穹碑每行字數雖未可確

知而就宋人所錄推之每行蓋七十餘字觀其刊石之制則非能以拓墨代簡冊蓋可知也至唐代開成石經一石刻數列每列橫截而連屬之則成卷軸始可以拓墨代傳鈔因唐代既有拓墨之法故易直書爲橫刻其證二也古金石刻拓本出唐代者世人每言之然未盡可信唐拓確可信者莫如敦煌石室之唐太宗溫泉銘歐陽詢化度寺塔銘柳公權金剛經溫泉銘後有永徽題字其出於李唐初紀了然無疑金剛經雖已裝卷軸其連合之處尙可見蓋亦爲巨碑而橫刻數列每列首行傍記數字其第三第九兩列尙存三九兩半字未盡

割棄蓋每列爲四十行制與開成石經正同故已橫截連合而爲卷軸則予初意開成石經可橫截連合成卷以代傳鈔者至此乃確有明驗其證三也然則金石墨本雖未必自唐始意亦必去唐不遠程方兩家謂秦漢有之其說之未可信亦明矣予往歲見敦煌三刻既喜遘天壤間之墨皇又喜墨本之出於唐代得此益可徵信亟影寄滬上印之乃拙工鹵莽致與原本大小殊形印本尤劣存形似而已而原本不可再見恆引爲至憾今年夏曝舊藏碑版拓本見絳帖中所刻唐太宗秀岳銘卽重摹溫泉銘之後半其筆意雖失而字之大小可

依據傳世之化度寺銘宋拓本亦然因取往昔影本依據兩刻命良工釐正金剛經則改正其前後參差俾大小一致影寫既成神采煥發頓還舊觀不異在春明披玩原迹也爲之狂喜亟精印以詒當世名之曰墨林星鳳並取曩所考墨本原始書之卷端俾考古之士知此三刻之可寶貴固不僅在刻畫之工氈墨之古可供臨池之助已也聞西陲寶藏尙未盡啓斯坦因博士曾再渡流沙所得尤夥以戰事方亟未遑展覽中或更有唐以前墨本亦未可知予將與宇內同好翹企以俟之丙辰九月

書卷之改葉子式亦始於有唐敦煌三刻中化度寺塔銘存裝本二葉此錄所印一葉乃法京所藏斯坦因博士更得一葉則存英京影本末由致也又古人裝碑版文字多爲巨軸宋歐諸家尙爾今日翦裝之法曩不知始於何時意當在有宋以後今觀化度寺銘翦裝成葉子溫泉銘則翦裝爲卷乃知此事自唐代已然宋人裝軸者取存原式耳此亦考古者所當知並附記之

國學叢刊序

間嘗聞今之論學者言稽古之事今難於昔又謂道莫大於因時事莫亟於致用禮教足以致削詩書不能救

衰古先學術必歸淘汰蒙竊以爲不然夫自三古以來
人文斯啓東遷以後百氏踵興至秦定挾書之律漢嚴
中祕之藏兩京師承率資口授四部羣籍咸出手寫成
學匪易往哲所嗟今則刊本流傳得書至便加以地不
愛寶山川效靈雍郊獲鼎補伏孔之逸篇洹陽出龜窺
倉沮之遺蹟和闐古簡鳴沙祕藏繼魯壁而重開嗣釐
冢而再出古所未有悉見於今此今易於古者一也古
者風化阻於山川學子勞於負笈文翁蒞蜀西州方起
誦聲道真還鄉南域乃興文教然交游終限於九州馳
觀不及於域外今則聲氣相應梯航大通長慶樂府傳

入雞林尚書百篇攜來蓬島將見化瀛海爲環流合區
宇爲藝府觀摩逮於殊方交友極於天下此今易於昔
者二也繼事者易爲後來者居上是以漢末經師兼綜
六藝唐初正義備采南北 國朝二百餘年儒風益振
王郝詁訓上扶五雅之衰段桂說文遙奪二徐之席焦
張之圖禮制陋李聶之前聞阮吳之釋鼎彝壓宣和之
御製警效匪遙流風未沫此今易於古者三也至若先
聖遺書經世大典固已範天地而不過揭日月而俱行
卽諸子之學說百家之撰論文字之訓詁名物之考證
挹其精華固光燄之常在存其糟粕亦史氏所取資求

其義理則有光大而無淪胥語其方法則有變通而無棄置在昔六籍灰塵東魯之弦歌自若五季俶擾羣經之彫槩方新今且旁行斜上盡譯遺經海嶠天涯爭開文館矧茲宗國尙有典型老成未謝睹白首之伏生來者方多識青睛之徐監方將廣魯於天下增路於椎輪張皇未發之幽潛開闢無前之涂術信斯文之未墜佗古學之再昌杞人之憂斯亦惑矣予性不通敏幼學多歧屠龍之技未成雕蟲之心轉熾朝市中隱閉戶自精朋從往還稽古相助於是乃有國學叢刊之約歲成六編區以八目曰經曰史曰小學曰地理曰金石曰文學

曰目錄曰雜識將以續前脩之往緒助學海以涓流蠶負之身知非可任鴻碩之士幸共圖成跂予望之毋我遐棄宣統辛亥春

高昌麴氏系譜序

高昌有國肇於元魏之中葉而亡於李唐之初紀其人
民爲炎漢遺裔其君長爲西陲豪族雖開剗之始三十
年間已更三姓而逮麴氏有國內興文教外事列強故
當中原鼎沸海宇分崩而西土之人轉得小康麴氏仍
世繼承撫土有民者百四十有餘年故梁魏周隋南北
史並爲之傳而記述疏略先後牴牾諸史始出一轍今

年夏予觀大谷伯所得高昌故墟遺物既編錄延昌延和延壽諸誌爲西陲石刻後錄復取諸史紀傳比勘異同證以諸書以定從違復就諸誌補正疏失以成是譜於是麴氏世系粗可觀覽惜其中世不通朝貢事多奪佚末由取徵爰守古人蓋闕之義他日更有所見當再理而董之宣統甲寅八月十有三日

瓜沙曹氏系譜序

唐復河湟張氏子孫世守其地終唐之世西陲晏然不見兵革逮至朱梁允嗣中絕衆推曹氏繼帥其土世稱唐官朝貢者又百餘歲雖所領僅瓜沙兩州而息民事

大以保守其疆土猶承義潮遺訓也歐薛兩史僅附其事實於吐蕃傳而云卒立世次史失其紀宋史雖立沙州傳疏略又甚焉今合歐薛二書及宋遼兩史紀傳續資治通鑑長編冊府元龜與敦煌石室遺籍考之其卒立世次粗可觀覽曹氏自五季以還兼事遼宋玉帛恆交於兩境比勘兩史所記其先後君長承襲若合符契惟遼史聖宗紀載統和五年沙州節度使曹恭順授于越恭順之名不見他書且是時帥沙州者方爲曹延祿不容同時有兩節度又敦煌遺籍中有開寶八年歸義節度使曹延恭施捨疏考之諸史是時元忠尙存且元

忠卒後代者延祿亦非延恭二者均牴牾不可通乃尋
繹再三知元忠之卒必在開寶八年以前自乾德紀元
以後朝貢不至中土者十有九年於時西陲朝貢多爲
黨項所劫至執其使者賣之他族以易牛馬故瓜沙貢
使或附回鶻于闐以至逮太平興國五年使者入貢始
知元忠已卒史家乃誤以是歲爲元忠卒年至嗣元忠
之延祿當是延恭之譌又譌延恭爲延繼也延恭前旣
爲瓜州防禦使矣延祿之名先是固未嘗一見至遼史
之恭順亦必爲延恭曹氏貢宋用二字名貢遼則用一
字觀宗壽之稱壽賢順之稱順可以類推遼史恭順之

順當是衍文蓋涉下曹順而誤也旣定正元忠之卒年
與延祿之名誤於是曹氏世系釐然無復疑滯此雖出
自臆斷恐亦十得八九或延恭以後尚有延祿史家佚
延恭而以延祿直接元忠亦未
可惜前籍不足徵矣至曹氏之統絕於何時史亦無徵
東吳曹君直舍人元忠沙州石室文字記謂未嘗亡於景
祐中夏人之取瓜沙蓋因皇祐之前尙有朝貢也然宋
史雖記景祐至皇祐七貢而不及其君主之名意曹氏
卽絕於是時蓋自宗壽以篡弒得位必不能信其民而
綿其祚是不待夏人之入固已自取覆亡矣景祐以後
之朝貢或爲他首領所遣史文記之未審耳今表雖至

皇祐之貢而止固非謂其必出於曹氏也去年夏予既撰張義潮傳並欲考曹氏事實勿勿未果今始以三日之力成之而將表中疑不能決者以意判定書之卷端考西陲史事者幸裁正焉宣統甲寅八月二十日

石鼓文考釋序

光緒辛巳夏予在杭州偕仁和王同伯丈同謁郡庠觀宋高宗書石經於堂壁見阮文達公所撫天一閣本石鼓文墨一本以歸明年得國學原本氈墨不綴欲得善本末由構也歲丙戌始得盛伯義祭酒監拓本紙幅寬大施墨精到凡常本不能辨之字咸朗朗如撥雲霧取

校阮本始知傳撫之失有可據今本是正者如丙鼓第七行第二字阮本存下半从_レ今本則是从_レ第九行第二字阮本存上半之一角作_レ今本則存_レ旁又有今本可辨而阮本轉無者若丙鼓第九行第七字存上半作_レ乃多字之半壬鼓第二行第四字上半作_レ乃_レ避字上之半第八行第四字作_レ明白可辨而阮摹皆無有私意以今本校之其失誤已如此若今本所無之字其必有違失可知也恨不獲古拓及宋甲秀堂明顧氏研本一一爲之勘校而定其得失寫定以傳當世壯遊四方始得見明以前舊拓年四十始見甲秀堂周秦

篆譜宋拓本又後得見顧研本並几互勘始知諸復本
中阮本實最善顧研本亞之甲秀本又亞之至是欲亟
寫定本又慮前人有爲之者因循且十年自海外索居
屏棄人事閒取諸家箸錄徧觀之則傳寫之失同於樵
勒蓋無一書能精慎不悞者爰以長夏比勘諸本異同
以爲之譜復折衷諸家以成定本又就管窺所及說解
其文字以補苴前人而爲之箋既成顏之曰石鼓文考
釋陳譜顧研予求之數十年始得之世之君子當有求
之畢世不可得者翁氏辛鼓復本傳拓亦罕並附印於
後以供當世學者考察寫印既終秋風將動追維吉日

車攻之盛烈益悲萋楚荇華之身世草間忍死忽已數
年俟河之清未知何日乃辨異同於微芒耗居諸於寂
寞灰心喪志俯仰增慚斯編之得失更何足云攬素弁
言用告來葉丙辰七月

秦金石刻辭序

光緒壬寅予始見溁陽端忠敏公於武昌官寺公時新
得吳憲齋中丞所藏石權出以見示予摩挲不忍去手
公曰君何愛之之竺乎予曰嬴秦文字在天壤間者僅
泰山十字與琅邪殘石爲秦刻耳今琅邪殘刻又燬於
火相斯之跡幾絕權量文字烏得不爲重寶公曰然因

盡出所蓄權十有一列凡上且言曰傳世秦器海內藏
弄者簠齋與恆軒二人而已恆軒官秦中久而簠齋之
力足以奔走天下故不出戶庭而所得轉多於恆軒簠
齋素封子孫能世守其藏量及詔版海內故家所有悉
歸之予求其一不可得也恆軒吾老友罷官後貧且病
所蓄多歸予此纍纍者半憲齋中物惜所藏詔版已爲
他人有耳予因言恆軒中丞考古之學爲當世冠冕其
著書當有未刊布者能並求之乎公慨然曰此我之夙
志矣指几上諸權曰聞恆軒於此亦有考證予未之見
也因手題石權拓本以贈且允盡拓十一權以餽予及

公移節江蘇再相見於滬上亟請踐前諾公曰近又有
增益當並新增者拓之然以政事叢脞卒不果宣統紀
元公罷官家居一見卽語予曰十年之諾當償於今矣
並詰予亦得秦器否時方得甲兵虎符因以示公公遽
曰此曾至寶華庵者以索值奇昂姑稍抑之乃已爲君
有耶復慨然曰百鳥不如一鶚君一日之獲乃過予廿
載之求窺其有欲得色而不能措諸口乃慰公曰予將
合傳世之先秦金石刻辭勒爲一書而以此符爲之冠
異日書成此或歸公公曰善謹俟之母食言予戲答曰
公不與我墨本者此書終不成此符或且終爲我有耳

相與大笑及辛亥國變作公遽捐軀於西川予亦避地東土追思疇昔如隔世事而甲兵之符遂成徐君之劍公之墨本亦竟不可得往昔戲言乃成先讖恆軒中丞考權度之書公所未見者顧於意外得之既以授諸梓復念公所藏墨本予雖不能悉致而巾笥所弄海內諸家墨本殆略盡於是且篋齋所藏今頗流入海外非復如公曩言子孫能世守矣不亟集錄異日求如今之所獲或不可得因釐訂爲三卷曰金曰石曰陶於以存先秦一代之制並以踐往日語公之言編印既竣爰記當日與公燕語以爲之序濡豪攬素悽愴滿懷蓋不勝今

昔之感西州之慟也宣統甲寅九月朔

赫連泉館古印存序

予年十五始學製印苦無師承嘗以百錢從持竿售舊物者得漢人私印一愛其深厚古穆佩衣帶間斯須不去身此予有印癖之始然第知重其彫篆之工而已稍長漸聚諸家譜集始知古印璽者實於小學地理官氏諸學至有裨益好之乃彌篤私意數百年來固未有能闡斯學之蘊者也四十游京師求古璽印於都市累歲所得不逾百已聞人言山東估人歲至歸化城購之乃與東估約有所得悉歸予於是先後遂得璽印千餘選

其尤精者數百爲罄室所藏璽印及國變作攜以自隨孤棲海外無以給晨夕乃鬻以餬予口致辛苦數年而後得之者至是悉爲他人有每念之不去懷則又稍稍託同好購致之然所得不及往歲之半矣力仍不能有再聚者復再散去年長夏撰歷代官印輯存頓觸舊好復購求之又得古印璽約四百複製爲赫連泉館印存爰書其端曰古璽印之制夏商以前吾不能徵之其可徵者莫先於有周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注璽節印章漢舊儀秦以前皆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後漢書祭祀志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彫文詐僞漸興

始有印璽以檢姦萌此載籍言印璽之最先者證以今世所流傳周之私璽大不逾今尺一寸之半卽古所謂方寸也其材有犀有象有石有陶而銅製者百之九十九其官璽大者倍於方寸或再倍數倍之其材銅爲之或以玉偶有鐵者千百中不一二見也其書體與古文或異其製或方或圓方者爲壇鈕圓者蟻鼻鈕文字皆以範鑄鑄而成多朱文其白文什一二而已白文中偶有出自刻畫者此秦以前之制也秦人印大小同於周有半方印皆白文皆刻畫成之其書體與傳世權量銘同許祭酒謂秦書有八體五曰摹印今以秦印傳世者

證之未見有殊體如有周官私璽者也此爲周秦璽印之別今之譜錄家則每混周之璽爲秦秦之印爲漢矣漢之私印西京初紀大小同秦寢以增大至東漢有與官印等者其鈕初爲壇鈕後爲橋鈕又後爲獅鈕朱文長印有橛鈕始有兩面印有五面印或刻於觶於師比其材皆以銅或以玉以象以角以漆以鉛以土以燒料以滑石然亦千百中一二遇而已官印之材或以金以塗金然不盡如史家所記有定制也其文字初承先秦而日趨方正與漢代傳世器物銘相似吾邱竹房所謂方正如隸者是也偶有屈曲其文如世所謂繆篆者私

印多白文偶有朱文皆鎔鑄官印皆白文皆刻史記留侯世家所謂趣刻印漢書韓信傳所謂刻印刃者皆其徵也六朝以後官印皆用朱文皆鎔鑄皆爲橛紐古制乃日變矣唐宋私印傳世甚罕至宋以後則單用姓爲押字又私印之一變此周秦以來古璽印沿革之大略也璽印有裨於考證至巨卽就此編所載者言之古璽印皆記姓名漢人始有封完及吉語諸印此前人所習知者然徵之古璽已有取成語爲印者如編中所載曰富曰得志曰右生右卽曰安官曰敬事曰敬上曰上明上卽審其書體皆在秦前又漢人或鑄物象印其所繪

人物與漢石刻畫象同前人稱爲古蠟封印不能斷定
時代今乃確知爲漢物據此知周代有成語印漢人有
物象印此有裨考證者一也兩漢以來官印可補正官
制譌闕者多不勝舉此編有廿八日騎舍印於前籍無
徵當爲傳舍之印往見漢木簡知塞上亭隧受書發書
皆紀日時此印蓋亦爲傳舍紀日之用予又嘗見漢官
印文曰執法直二十二殆漢御史亦分曹當直此均可
補史志闕文有裨於考證者二也漢志膠東國有挺縣
高氏齊魯古印攬有挺縣左執茲挺字從木旁作此錄
又有挺中二字半印亦出齊地殆東漢廢挺縣改爲鄉

之名字亦作挺與高氏藏印正同足正史志從手作之
譌此有裨於考證者三也古璽文字雖多難曉然如人
姓之長之王可確知其不誤後世無長姓孟子則有長
息又此編漢人印中有傷禁傷□吳清卿中丞藏印有
傷咸傷姓亦不見古姓氏書然唐有湯府君妻傷氏墓
誌稱受氏於傷琳得姓於湯武古刻所記族望多不可
信然得知唐初尚有傷姓足爲諸印之證此有裨於考
證者四也六朝石刻書觸字作犖從牛角初謂是當時
別構今觀小璽中實有是字其義雖不可知而從牛角
則同知先秦之前有之可補字書之闕此有裨於考證

者五也西夏文字前人僅知感通塔記及西夏錢文皆楷書塔記有篆額乃就其楷書略屈曲之初非有二體予所藏西夏官印作疊篆與塔記額字大異知西夏實有篆書前人亦有藏西夏官印者初不能定爲何國書予以其背有西夏楷字始得斷定予又得西夏人楷書方印與元人押字同殆西夏人私印則爲前人所未見此有裨於考證者六也古印中有鄉印無村印予所藏則有朱文大毛村印大與隋唐官印等書體亦相似知爲隋唐閒物是隋唐閒有村印前籍所未載此有裨於考證者七也宋金元以來行用楮幣史家記其式頗疏

略賴傳世銅鈔版得知其詳然現幣存於今者至罕故鈔背印記苦不能悉此編有一貫背合同正書銅朱記始知鈔背實有合同印雖不能遽定爲宋爲金爲元亦足補載籍之闕此有裨於考證者八也其不見此錄者不遑備舉至於宋以來諸家譜錄前人鑒定多疏頗收贗品至近代吳氏雙虞壺齋高氏郭氏齊魯古印攬兩集吳氏兩壘軒周氏共墨齋吳氏十六金符齋諸譜抉擇始益精聞蘆齋陳氏萬印樓譜尤爲海內巨觀惜舊印百部數十年來訖未裝治行世此則藝林之至憾也予之此編以視諸家如培塿之於泰山然世之君子將

如予之所言欲闡斯學之蘊者或有取乎宣統乙卯九月

赫連泉館古印續存序

予之於古印璽也嗜之最早而得之恨晚比來海東鬻長物以充旅食則晚得者復先失念之不去懷乃復構之歲甲辰得尤精者三百餘既譜而序之矣今年春又得古璽印五百長夏無事復課兒子輩鈐之以續前譜並書其端曰古璽印有關於學術前序備述之今茲所得有可補前譜未盡者三事焉古璽文字自爲一體今知有與古金文陶文及殷人卜辭合者編中所載吳侃

璽文作𠄎𠄎吉字璽文作𠄎考之古匋文吳作𠄎說文

文作𠄎始今仲鐘侃作𠄎宅陽戈作𠄎殷人卜辭吉作

𠄎並與璽文合此關於小學者一也漢書地理志載新莽所改郡國名甚詳間有不著改名者頗疑新莽未必因仍不改或史家有所闕佚今錄中有含漚宰之印含漚乃漢名而曰宰則爲莽時印無疑漢志含漚下不載莽改名則凡漢志不出莽名者皆仍舊未嘗改也此關於史事者二也印文多載僻姓吳恆軒中丞采之作續百家姓印譜此錄中則有若荆始卽後若狡若駟若輔若闐若新垣若東里若叔中中卽皆可補吳錄所未及

此關於姓氏者三也又古璽有吉語印前既已言之此錄又有曰昌曰吉曰生曰富生曰思言曰千万曰宜有千萬則皆前錄所未見又有曰私璽曰公私之璽曰敬璽者於此知古人初不必用名印卽此通用之文已足昭信也又押字印中前譜有西夏文者爲前人所未見此譜更有類金源國書者此尤押字中罕見之殊品也往昔吾竹房說印作三十五舉桂氏續之予異日者欲將平日所見聞爲印話更續兩家之書考古之士倘亦樂觀不廢乎丙辰九月

齊魯封泥集存序

道光初葉古封泥始出於巴蜀劉燕庭先生盡得之已而山東之臨淄稍稍有出土者亦歸嘉蔭穆顧當時所出雖盈數百而多復重故長安復古編所箸錄三十種而已且未明古封泥之用至同治初吾鄉趙益甫司馬箸錄仁和龔氏所藏六種於寰宇訪碑錄補尙稱之曰印范雖趙氏好奇臆斷致有此誤然亦由當代好古家未嘗博考論定之也予年逾冠得燕庭先生手拓本愛其文字精妙且其所載官名地名可刊正史志而深惜其傳世有限未能輯爲專書嗣於虎林遇關中估人董伸爲言同光朝山左所出至多殆十百倍於蜀中皆歸

吳子苾閣學陳壽卿太史予託其構墨本不可得也及光緒庚子始見丹徒劉氏所藏百餘種詫爲大觀時劉君方編輯所藏古璽印爲譜錄予舉沈存中之說告之曰古印章多軍中官古之佩章罷免遷死皆上印綬土中所得多是沒於行陳者其言至確故封泥所鈐十九不見於傳世印章其可貴更過於璽印且質脆不任傳拓盍亟謀所以傳之劉君躡予言至甲辰春乃附印於鐵雲藏陶之後於是封泥始有專書是年秋海豐吳仲懌中丞又印封泥考略十卷則吳陳二家所藏曩求之十年不可得者一旦盡得披覽其都數七百餘去其復

尙得五百餘考證類次亦精善有法意謂二書踵出古封泥殆盡於是後人不復能繼作矣乃翌年於吳中書肆得封泥墨本三百種肆主云是潘文勤公滂喜齋所藏以校吳劉兩錄則軼出者十八九因亟印入陸庵香古錄歲丙午至京師聞濰縣郭君聞庭所藏封泥與陳吳劉所箸錄絕異苦不克披覽是時歐人又於西域得古函牘往往封泥具存歐人不解拓墨其文字末由寓目僅於雜誌中窺知一二以爲憾事然至是始悟吳陳劉氏所錄猶未能盡當世之藏繼作爲不可緩也宣統紀元滕縣之紀王城又出官私封泥三百餘予悉構致

之汰其復得七十餘則又以前箸錄所未有頗欲裒集諸家去其復出會爲一編卒以未見郭氏所藏多方構求以期合并至今年春濰縣高君翰生始爲我郵致發函急讀則編中所載與予曩歲得之吳市者正同向之傳爲滂喜所藏者誤也至是又悟海內所傳實復不能逾此亟欲從事編輯以償夙願而篋中所儲陳劉郭三家墨本具存獨無吳氏滬上所印考略石印未精不可復寫因就劉郭及予所藏勒爲一書以補考略之闕吾友王君靜安熟精史漢請其仍考略之例爲之類次並序其旨要是編所載爲數四百有奇視陳吳前錄雖略

減而以玻璃板精印濃淡逼真不異出之氈墨則遠勝之是編既出與考略並行俾當世考求此學者得此二書已足而不煩他求豈非快事哉郭氏及予所藏皆出山左劉氏偶有出蜀中者然百不一二故顏之曰齊魯封泥集存王君所箸簡牘檢署考於封泥之制考證至密別刊行之俾讀此編者得並觀省焉歲在癸丑重九後五日

隋唐以來官印集存序

宋元以降爲古官私印譜集者衆矣而收隋唐以來官印者至罕其收隋唐以後官印者近數十年間吳氏二

百蘭亭齋及近人頤素堂等三數家已耳往昔雖亦或散見金石箸錄中若山左兩浙金石志長安復古編三巴金石苑亦僅閒及一二至馮氏金石索箸錄漢魏以來官印直至有元始錄隋唐以後官印三十餘然或出自傳模又雜以道家諸印未爲精備瞿氏集古官印考證成書略後於馮氏亦訖於元代而所收唐以來官印多至一百有九視馮氏加詳顧但刻考證不摹印文考古者憾焉往於同鄉某君許讀陳受卿太史致吳平齋太守書數十通多討論金石文字中一函言吳江翁氏有續瞿氏書屬平齋訪其稿本予乃知有翁氏書求之

南中者數年甲寅春始邂逅於滬上其書名古官印考略手稿零落目錄僅完由周秦訖有明收官印五百餘唐以後得九十有八其蒐輯亦勤矣而印文多紛失其閒存者又多出摹寫蓋翁氏或就同好所藏轉摹非必自有其本也予蒐求歷代古官印者垂三十年其得自譜錄閒及手自鈐印與前人舊本殆盈巾笥而於隋唐以來至於有明求之尤力因此爲當世之所忽而可考證史志裨益至宏不殊六朝以前諸印也歲在癸丑始就予所藏編歷代官印集存再越寒暑粗有成書擬俟得簠齋印舉後乃爲定本感歲月之易邁先取隋唐以

來諸印付諸影印計其都數得二百二十有五陳印一
在隋唐之前取冠編首僭偽諸印則附於後沿瞿翁兩
家例也至前人箸錄多昧於時代如馮氏誤以金行軍
都統印屬之唐不知武成之款爲後人所加山左志誤
以金都統之印及曲阜縣酒務記屬之宋瞿考誤以隋
觀陽縣印屬之唐金勾當公事印屬之宋如是之類粗
爲釐正然古印舊本每多失拓背文或背文本未刻年
月區分時代良亦匪易則今茲所定固亦未敢遽云無
失矣斯編所載以予有印本者爲斷其出於前人舊藏
十六七予手鈐者十三四其物今或亡佚卽以手鈐者

言之若岳鄂王印曩藏西湖照膽臺光緒辛巳客杭州
曾與斯印守者桐城吳康甫縣佐摩挲累日閱十餘年
吳君沒而印遽亡淮安丁氏頤志齋所藏移相哥大王
印二十年前曾借至予齋兼旬後丁氏遺物斥鬻殆盡
再訪斯印亦不可蹤迹卽吾身數十年間其轉徙亡佚
已如此然則斯書之成亦烏可以或緩與顧予居海外
五年聞見日隘同好所藏不能徵取今茲所錄雖增於
瞿翁兩家之書而瞿翁所見茲不及者十四五其不能
無遺佚亦可知也世有爲我續之者斯予之所企望已
丙辰重九

歷代符牌錄序

古者合符以徵信其器之傳於後世箸錄最先者爲續考古圖之漢濟陰虎符唐廉州魚符明顧氏印藪吳氏印統亦箸錄二符 國朝則頗散見於錢翁諸家之書而爲專書者則始於瞿木夫先生集古虎符魚符考顧歷覽諸家箸錄顧吳所載並是贗品翁瞿所考亦多疏失今略舉一二以示大凡顧氏所錄上郡虎符中間剖別處書與上郡太守爲虎符第一而兩側則書左二右二吳氏所錄南海虎符中間書與南海太守爲虎符第一而兩側則一書左二一書右三考兩漢諸符皆中間

不書第幾而但書於兩側魏晉以後始於中間及兩側並書之今二符中間書第幾已與漢符異而兩側紀數又與中間不同左右又自相異決無是理又兩漢諸符以建初尺度之長皆二寸許無逾三寸者新莽之符倍之魏晉以後則大於漢而小於莽翁氏兩漢金石記載五原太守符乃云長三寸四分而中間剖別處書第一有此兩徵當是魏晉之符而非漢符然魏晉以後無五原郡是此符亦贗作此真贗之不別一也兩漢金石記載騶男虎符文曰□□與騶男爲銅虎符第五翁氏謂魏晉始有五等之封而晉則伯子男以下不置軍定爲

魏物瞿考謂歷代虎符背文皆止云與則騶男上不當有漫滅二字今詳觀此符拓本與上是晉字與丞邑男符之稱晉與丞邑男爲虎符正同是爲晉而非魏也又與上加朝代新莽諸符皆然晉符蓋沿莽例高平虎符稱詔與高平太守爲虎符其例又異惟漢符與上無字瞿氏乃謂與上不當有字歷代皆然此實考之未審惟與上一字而空二格則翁氏之誤耳此朝代及制度之混淆二也瞿氏謂漢虎符稱與△△太守爲虎符而騶男虎符作爲銅虎符蓋魏晉始有之今觀騶男符拓本明明無銅字乃翁氏誤釋非魏晉有之也又瞿考載右

武衛和川府魚符其文作武衛和川府云唐有左右武衛隋百官志有武衛定此爲隋符然此符實是右武衛右字在同字上嘗見精拓本有之尋常拓本往往失拓此爲唐符而非隋符瞿氏所見本亦失拓右字耳此箸錄辨釋之未確三也如是之類並爲缺憾予曩旣得秦虎符頗欲類聚藏本以爲專書以補前籍所未備而虞海內所藏予或未盡故遲回者數歲乃浮海以來見聞益隘恐不能復有增益而中邦文獻日益陵替今我不作後來何述因掇輯所有由秦逮金得符五十有二又遼金至明之銅牌亦符類也得墨本十有八附益之成

歷代符牌圖錄二卷皆取墨本精印纖毫畢肖可徵信傳後至於考證別爲一錄嗣有所得當再賡續爰論次前箸得失以示來者考古之士倘有取乎宣統六年九月

歷代符牌後錄序

宣統甲寅予既撰集古符牌墨本爲歷代符牌圖錄自知聞見狹隘遺佚必多方期它年爲之賡續乃書成之明年游魯豫得遼盧龍縣銅牌於洛下返滬則又得明錦衣衛旗尉牙牌又閱歲復於滬上得東平守禦銅牌皆前人所未及見者尋又得六舟上人及秀水王氏虞

山趙氏所集金石文字小品五十餘冊其中符牌墨本得六十餘品汰予前錄所已箸及複重尙得符八牌二十有八乃合以予所得三牌復成後錄一卷與前編所載并計之總得符六十牌四十有六海內所藏雖未敢謂畢萃於是殆庶幾矣往昔瞿木夫先生作古虎符魚符考一卷翁叔均先生又作古兵符考略以補其所未備此符牌有專書之始瞿考已刊附集古官印考證之後翁書則未梓行其手稿在予齋墨本盡失而目錄完具其考證存什四五而已瞿書僅收十有八品且有贗作翁目所載符十有五牌三十有二合文同而字號異

之重品計之得牌四十有三視瞿氏爲備矣然如磐石
衛夜巡牌等多據傳樞非必皆有墨本今合二家之書
以校予前後兩錄予之所有固多爲二家所未見而二
家所有而予無之者亦什之一二予書之成上距翁氏
不逾七十年所見之差已如此良由中更兵燹故家文
物散亡大半予齋墨本多爲陳栗園李方赤吳子苾蔣
生沐及六舟上人所手拓其器之存否今不可知則此
錄之成非可或後使更後數十年爲之恐欲求予今日
之所見殆又不可必矣翁氏殘稿藏予齋者雖所存不
及半又塗乙狼籍予當以暇日手自清寫付印以與此

編並傳俾前人辛苦纂輯不至湮沒倘亦好古之士所
同慰乎宣統丙辰三月晦

唐風樓秦漢瓦當文字序

自灑水燕談錄載羽陽宮瓦黃伯思東觀餘論據益延
壽瓦以訂小顏漢書注文之誤爲瓦當箸錄與以瓦當
文字考古之始至林同朱排申鐵諸氏作而瓦當始有
專書至翁氏兩漢金石記畢氏關中金石記王氏金石
萃編于金石刻外兼收瓦當于是瓦當文字乃爲金石
學之支流瓦當者所以施之簷際其明記于文字者曰
瓦都司空曰當八風壽存當宗曰當長陵東曰簫庶氏

類其文字或記宮觀殿闕陵廡關倉之名或箸吉語或圖寫物象官私上下得通用之其時代則始于周秦而訖于六代羽陽宮作于秦孝公則羽陽諸瓦實當周之晚季又有奇字諸瓦文字古異其非嬴劉以後之物可知也其圖寫物象者精粗巧朴有等差其有出於魏晉以後者又可知也今考古家但稱秦漢者蓋以周與六代之迹流傳為少故以周歸之秦魏晉以後並於漢而總括言之非其實也其始見之地為關中咸同以來齊之瑯琊臺萬里沙之瓦多出土者光宣之世則有若真定若易水若中州且遠及歸化城漸發見于當世其收

藏家乾嘉以來林朱申三家外曰趙氏魏錢氏姑俞氏

肇脩

張氏墳

宋氏葆醇

王氏祖

嘉道以後則張氏廷濟

王氏福田

吳氏式芬

陳氏介祺

其與予並世者則潘文

勤公祖蔭

吳中丞大澂

王文敏公懿榮

端忠敏公方高

氏鴻裁

劉氏鶚

其箸錄乾嘉以前程氏敦

為詳道咸以

後則僅王氏竹里瓦當文存一書而已吳清卿中丞欲續諸家之書而未之就端忠敏公則以其一家所藏勒為一書稿既具矣而未印行予繼諸家之後而治斯學志學以來即有所藏弄壯游四方見輒購致及居京師六年歲有增益先後所得垂二百品每得一瓦輒檢前

人箸錄每歎其用力已勤而猶不免有千慮之一失如吉語諸瓦不必皆爲宮殿之名乃必謂長生無極爲阿房瓦長樂未央爲長樂與未央兩宮瓦長生未央爲甘泉宮瓦千秋萬歲爲萬歲殿瓦今則近自齊豫遠及歸化城出千秋萬歲瓦文字殊狀多至數十百品而歸化皆爲吉語隨處可施前人以其得自關中遂致傳會然非今日諸方出土者多固未由訂正之也又四獸瓦曩但箸錄朱鳥元武今並見青龍白虎前人謂朱鳥不知何鳥因周禮春官司常鳥隼曰旗鄭注鳥隼象其勇捷

定爲鷹隼之屬案朱雀卽鶉火之鶉考工斲人鄭注明言之沈存中夢溪筆談誤以爲短尾之鶉認爲鷓屬然鶉實鷓之假字說文注鷓雕也雕注鷓也詩小雅匪鶉匪鷩毛傳鶉隼也今參以瓦當所圖勁翮翹尾而捷足與隸續碑式圖及予所藏漢四獸方瓦竈所畫朱鳥正同其爲雕無疑前人以爲鷹隼之屬不能確定沈氏致以爲鷓屬之鶉則失之彌遠矣又黃伯思據所見瓦文證史記封禪書益延壽之爲一觀其論至精程氏乃謂今有延年益壽延壽萬歲以爲卽二觀之瓦疑黃說爲不可據而予實見福山王氏益延壽三字瓦則程氏于

目所未見不能闕疑而輕詆古人如此之類屈指匪一嘗欲別爲記錄以補苴前說又以近世諸家所藏不見箸錄者至多欲續程王二家之書故平生所蒐集諸家墨本多至三千餘紙乃懷此有年未遑從事爰以去夏經始選存什一其諸家所藏有未敢確信爲真品者如陳氏漢楹諸宮王氏承光之類則汰之選擇手民親授勾勒刊刻之法期年乃竟剗刷之精較舊譜之鑿甄鎔錫似轉勝之計其都數得三百餘諸家所藏雖未能盡亦粗具矣圖後不別箸考證而分注出土之地與收藏姓名於目錄之下並述此學之津逮與此書之所以作爲序錄以告當

世君子異時所得再賡續焉宣統甲寅九月

古器物範圍錄序

古陶冶之制器也必先煉土鎔金以爲之范器成范斯毀矣故不獲傳於後世世之考古家亦遂無箸錄之者自秀水朱氏始得莽泉范爲之跋尾嘉定錢氏海鹽張氏又傳其墨本於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及金石契中世之爲泉幣學者遂莫不知有古泉范而他器物范無聞焉及嘉道間嘉興張叔未解元始見衛字瓦范於趙謙士太常見尙方鏡范於宋芝山學博見弩范於蔣生沐孝廉於是古泉范外它器物范之傳世者凡三品予

往求三範墨本但得弩範一宅二器不可得也然平生
購求海內諸家藏器拓本合前後所得不下數百冊其
中古鏡古瓦範頗有出張氏所見外者光緒丁未在京
師偶游廠肆見有售銅斧範者遽懷之歸私喜傳世古
器物範遂增其一也已又得福山王文敏公舊歲日光
鏡範二閱二年於齊魯間得矢鏃沙範得師比沙範國
變後又得盛伯熙祭酒所藏元代銅犁範蓋自是予所
藏古器物範殆倍於海內諸家之所蓄矣顧以流離轉
徙之餘未獲從容拓墨以詒同好故予齋所藏予知之
世莫得而知也以視乾嘉士夫一器一物之出拓本千

百復爲文詠以章之越數十百年器或已佚而名得長
存其幸不幸爲何如哉然以前人拓墨之勤予求衛瓦
範及尙方鏡範猶且三十年不可得則予之所藏其泯
沒不必待至數十年後又可知也念之滋懼用是亟施
氈墨又會最諸家所藏予有墨本者釐爲三卷名之曰
古器物範圖錄以廣其傳諸範中泉範爲多而古化幣
範譜錄所載不及今所見之什一則悉箸之漢以後略
選精異者而已至前人所傳書範乃刊書之模式初非
爲鎔鑄之用亦舍之當世君子有見我之所不見者幸
爲我續之丙辰三月上巳後二日

金泥石屑序

金石文字之箸錄以三代禮器及寰宇石刻爲大端至其支流若古圭璧若璽印若泉布其在先世亦莫不有專書以記述之至我朝而金石之學益昌乃推衍而至於專甕瓦當封泥權衡度量之類亦各爲專書以補前人之闕意亦旣美備矣而私衷猶以爲未盡居恆欲取海內貞石墨本依文體類次之其大要若頌若序若記若神道碑若墓表若墓誌若造象記若刻經記若題名若詩詞分類輯錄羅列衆本精意校寫名之曰寰宇石刻文編其於古禮器及庶物銘識則斷代爲書若殷

若周若秦若兩漢若新莽若三國至於六朝各爲一集名之曰集古遺文又將爲依物分類之書若貞卜文字若古匄文若古兵若符牌若古器物範若鈔幣若范金釋老氏象若古明器若泉布專甕瓦當璽印封泥鏡鑑之晚出者各以類別總名之曰集古圖錄其不能賅於斷代分類二錄中之小品則仿前人金石契諸書之例別爲一編以會最之懷此者二十年矣頻歲以來索居海外頗事造述於石刻文字成昭陵碑錄三原三氏碑錄及芒洛冢墓遺文龍泓諸洞造象題名於斷代之書成殷文存及秦金石刻辭於依物分類之書其成者曰

殷虛書契曰齊魯封泥集存曰歷代符牌錄曰四朝鈔幣圖錄曰古器物范圖錄其它則編次未竟限于資力不能旦夕就也茲春晝漸長爰取斷代分類二錄所不能賅之古器物小品遴選藏本之什一始于有周而終于近代其物皆世所罕遺或已亡佚其打本亦皆一時所難致者編爲金泥石屑二卷顧一人之所得有限而古物之出世不窮期以它年更爲續集構求纂輯之勞所不辭矣丙辰三月

四朝鈔幣圖錄序

周官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司農注里布者布參

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孫氏詒讓曰此說里布爲卽布帛之布布參印書蓋謂書布之上而加璽印此殆爲後世楮幣之所自昉然司農所釋僅據舊聞其制用之方莫可得而詳焉考楮幣之作實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子民間爲之則省轉輸之勞國家行之則啓無窮之害前自天水訖於金元三百年間上下交病北宋晚季不蓄鈔本而增造無藝至引一緡直錢十數馬氏通考謂嘉定以後糴本以楮鹽米以楮百官之俸以楮軍士支犒以楮州縣支吾無一而非楮每讀此言輒爲失笑然弊害猶未極也至於金源紊亂尤甚初因

大鈔滯而行小鈔已乃加重貫例至於千百致貫直一錢南遷後造貞祐寶券踰年造貞祐通寶則一貫當寶券千貫嗣作興定寶泉一貫又當通寶四百貫顧鈔乃愈賤元光二年乃限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是寶券之行未逾十年以十有二千萬貫才貿銀一兩振古以來天下最可駭怪之事甯過於此政令至是欲國之苟延其可得乎元沿金制以中統至元兩鈔子母相權害略減于金源然至末葉料鈔十錠亦不能易斗粟明代以錢爲主以鈔爲輔弘正以後格而不行故爲害尙淺我朝行鈔不及二十年而弊已百出使非收回迅

速其不成巨患者亦僅矣夫國家當財匱之時不得已而爲權宜之計果嚴其出入而持之以信尙可拯一時之急若朝令夕更指虛爲實強出而吝入以愚天下之民烏有不敗者哉予旣輯金以來鈔幣及鈔版之傳世者爲之圖錄並書制鈔以來弊害於卷首並考證文字別書於圖錄之後俾後來者有考焉宣統甲寅九月旣望

蒿里遺珍序

予曩旣編寫所藏歷代冢墓間文字爲蒿里遺文校刊之事尙需歲月意欲拔其殊尤約得什一影印以傳斯

世而患難餘生勉給朝夕力不副懷不得已乃又於什
一之中選地券四冢記一以爲之權輿此五種者或久
佚人間或傳拓至罕予以三十年之力僅乃得之選工
精印躬自督視以校原刻不差銖黍顏之曰蒿里遺珍
雖寥寥百本未足廣傳彋彋數紙不厭初志倘彼蒼未
喪斯文終當勉成茲事爰書卷首以俟方來宣統甲寅
九月五日

古明器圖錄序

光緒丁未冬予在京師始得古俑二于廠肆肆估言俑
出中州古冢中蓋有年矣鬻古者取他珍物而皆舍是

此購他物時以爲賤者不知可貿錢也予具告以墟墓
間物無一不可資考古並語以古俑外有他明器者爲
我畢致之估請明器之目適案頭有唐會要檢示之估
諾諾而去明年春復挾諸明器來則俑以外伎樂田宅
車馬井竈杵臼雞狗之物略備矣予亟厚值酬之此爲
古明器見於人間之始是時海內外好古之士尙無知
者廠估旣得厚償則大索之芒洛間于是邱墓間物遂
充斥都市顧中朝士夫無留意者海外人士爭購焉廠
估在關中者遂亦挾關中之明器至方予初見時有所
遇必盡之已則選尤精異者不逾歲乃盈吾几案間室

隅案下亦羅列殆徧客入予齋者僉愕然謂是畢良史
死軒也予時方考歷代明器制度爲考釋第以所見多
出唐代間有出天水之世者其自關中來者時有漢物
而先秦及六朝者不得見欲更有所待用是因循逾歲
削藁未及半而丁國變予旣攜家避世此纍纍者不能
盡攜乃先棄其重大者次及習見者其精好者或爲臧
獲輩竊取已去所藏大半矣此少半者篋藏而東航比
至人物皆斷脰折肢尊甌之類亦多破損乃嗒然若喪
閉置不復觀覽及歲甲寅返國展視 先壘並訪古汴
洛間則蒿里之藏已垂盡不復如往者之充斥然得見



辛亥冬磁州所出六朝明器又見山西所出古俑及尊
罍等物喜酬夙望復傾資購歸今年秋就門側之塾取
先後所得依世次列之雖零落之餘尙三百餘品乃選
工寫影汰其複重爲明器圖錄四卷以人物鬼神爲先
田宅車服并白次之家畜又次之而古畫專爲之殿都
百八十有一品古畫博者彫刻古孝子列女像旁刻姓
名間有墨書者已漫不可辨乃五年前出中州古壙中
前此考古家所未嘗見者也旣成書憶前籍之記古明
器者僅宋岳珂撰古冢槃孟記博古圖載一陶鼎而已
他無聞焉予之此書雖較前籍差詳然悉取諸吾齋間

有假之他人者則不及什一其舶載至海外者視此殆
什百千萬則此編之隘且陋可知也箸錄者一而遺者
倍蓰千萬則吾書者不過爲之權輿爾所冀當世有繼
吾而作者廣吾所不備而大餉斯世以考古之資俾此
古器者不虛出于人間此固不僅予一人之私幸蓋學
術之幸也予日望之矣丙辰九月

古鏡圖錄序

予年逾冠卽嗜吉金文字三古法物力不能致乃頗蒐
集古鏡鑑然亦不能多得也居恆摩抄賞玩以爲刻畫
之精巧文字之瓌奇辭旨之溫雅一器而三善備者莫

鏡若每見同好所藏輒手施氈墨復就前賢箸錄若博
古圖洪氏隸釋 西清古鑑錢氏浣花拜石軒鏡銘集
馮氏金索諸書移錄其銘辭嘗置坐隅閱歲稍久儲墨
本將三百紙然所見多常品鮮新異者光緒戊戌旅居
滬上識周季貺太守 星貽 見所藏新莽始建國鏡始見
鏡文中紀年號者又數年客武昌於端忠敏公 方 署齋
中見襄陽錢氏所藏熹平鏡其製造絕異按以指有聲
如中空始知博古圖所謂夾鏡者世尙有之於是好之
益篤歲辛丑見丹徒劉君鐵雲藏鏡百餘旣一一施墨
鐵雲復以所藏墨本重複者盡以畀予至是拓本乃驟

增丁未入京師每省俸錢購求之曾與亡友蔣伯斧諮
議同游廠肆一日得三十五鏡中有建安十年鏡乃濰
縣陳氏得之南中故家福山王文敏公又得之陳氏者
喜出望外不及待駕急持以歸伯斧與予同癖固乞之
予亦固不與已乃盡畀以三十有四鏡而獨留一建安
鏡時伯斧主予家冬夜篝燈下帷共賞陳先後所得墨
本約三千紙同觀之遇複品伯斧輒乞取其存者三之
二又去文字不精且習見或拓墨不緻者過半約存千
品謀鐫木以傳之時無良工久不能舉其事及辛亥變
作此墨本千紙者幸無恙而藏鏡則多紛失其在行篋

者又多損壞建安鏡顧完好尋又得建安鏡二及他鏡
二十餘合之往日攜入行篋者尙不逾百蓋不及舊藏
之半矣東邦友人若內藤湖南若富岡君擣皆有同癖
各得吾建安鏡一他鏡亦多隨手散去於是此不逾百
者所存又不及半矣回思三十年嗜之之篤今且散亡
垂盡而墨本具完集錄之願用是益熾力不副懷乃就
千鏡中又拔取其尤成書三卷其有紀年者最前列之
由漢之元興迄明之洪武得三十餘品其無年月者可
據此參證而得其時代與其製作變化之迹中卷以後
則選文字刻鏤精好者其但有彫紋無銘辭者千百中

遴選一二不習見者不能徧及也鏡大非篇幅可容者
或略縮之然僅十百中一二耳逾月書成影印精善視
墨本不殊銖黍較往昔巧工所鐫勝之奚啻倍蓰惜尙
不能盡吾之藏而流傳之則猶有憾焉矣爰弁語於首
備書三十年中之悲欣得失以志今昔之感曩所錄鏡
銘集異日當別刊之並將述生平聞見爲鏡話附焉倘
亦宇內同好所欲觀乎丙辰八月既望

此書就舊藏墨本遴選亦有近歲得之同好者書既編
定印過半矣南陵徐積餘觀察乃昌復郵贈所藏建安
元年及至元四年鏡墨本至不及列入爰補附於後以

誌友朋嘉惠

夢鄣草堂吉金圖序

古之私家藏蓄古器者莫先於劉之遴史稱其在荊州
聚古器數百十種厥後宋之劉原父在長安得先秦古
器數十箸先秦古器記此又私家藏器箸錄之所自始
我朝藏器之風至道咸而寢盛美富殆什伯倍於前
人若濰之陳氏吳之潘氏諸家輪指不可竟也顧陳氏
所藏僅有簿目潘之箸錄未及什一其私家所藏有成
書者曰諸城劉氏清愛堂曰吳中曹氏懷米山房溧陽
端忠敏公匄齋三家而已而匄齋所錄頗雜贗器蓋精

鑒之難也予少好古器貧不能致三十客春申江故家
所藏偶獲一二輒玩賞窮日夕亡友丹徒劉君鐵雲有
同好聚古器數十所居距予寓齋才數十步每風日晴
好輒往就觀相與摩弄或手自拓墨不知門外有紅塵
也已而劉君以逋負故質所藏於人則又相與太息傷
聚之之難而失之之易也又十年予始備官 中朝京
師人海萬方百物之所萃世家所儲齊魯鄭衛燕秦古
物新出者時時於肆中遇之遂如窮子之入寶山盡傾
俸錢不能償乃私歎有力者不必好古好古者又絀於
力無力而好古鮮有不致累如予者然是時所得古物

已充物左右書室方丈殆無措足地在京師六年三移
居長物多於家具每值遷徙躬自監護惟恐有所損失
顧是時政綱日替冷官末由報稱思謝病退居江湖顧
此纍纍者不忍棄去欲一一攜取則陳篋數十歸裝益
不辦於是曩昔愛之如護頭目者至此益增吾累矣及
盜起武漢元兇柄國不忍坐視 宗 社之變乃亟鬻
服用之物以充行資攜挈浮海圖書長物百餘篋運之
逾月乃竟又棄其重大不易致者既至海東無所仰給
此古器者稍稍出以易米尋復悔之更圖聚積時丁桑
海之變士夫所藏乃大出北則盛伯希祭酒意園所藏

端忠敏公匄齋所蓄陳壽卿京卿簠齋所儲南則吳陸諸家故物及鐵雲藏器質於人者往往充斥肆塵予先後共得數十品曩之所失乃得復償去年冬病胃不能有所造述鑒於前人箸錄未成而器已星散乃課兒子輩拓墨編爲夢鄣草堂吉金圖三卷雖所藏不及諸家之宏富然如商之勾兵秦之虎符鏤金之雕戈異文之短劍雞鳴之戟夜雨之罇或爲並世所希邁或爲天水之舊藏藝院珍琦不忍終祕付之影印以廣流傳惟念余以忍死餘生殊方遯迹抱器徘徊辛苦箸錄意園匄齋所藏且不能保此編所載異日將何所歸仰思疇昔

俯念方來攬素綴言爲之長喟丁巳十月

昭陵碑錄序

唐昭陵陪葬諸臣之有碑版傳世者據宋以來諸家箸錄凡八十有八而今之存者僅二十有八此二十八碑中崔敦禮碑久佚姜遐裴藝兩碑雖存又漫漶不可辨今姜碑不復椎拓裴碑或僅拓額字則昭陵諸碑之實存於今者二十有六碑耳諸家箸錄其文者有青浦王氏後有平湖孫氏王氏以前諸碑皆僅拓上截及蘭泉先生官關中始並下截拓之故萃編所錄其存字較明以來箸錄家存字爲多然碑字可辨而失錄及繕錄譌

誤者所在不免孫氏撰昭陵碑考毅然欲補正王氏缺
誤今觀其書存字誠視王氏爲增而譌誤益甚蓋王氏
之失在疏略孫氏之失在臆定故孫氏失又甚焉予曩
得何夢華先生舊藏精拓整本欲手自校寫顧奔走江
海久緘巾笥比來索米長安委他多暇丁未長夏日取
讀一二碑就王孫二家之書校注於上以爲程課又博
采舊拓善本於溫彥博孔穎達房元齡碑得見宋拓于
李靖李勣姜遐段志元唐儉碑得見明拓一碑率校以
六七本或十餘本於是丹黃旁午至不可讀寒冬圍爐
炙硯寫定爲昭陵碑錄三卷計錄所見二十七碑崔敦

禮碑未見拓本則據陸氏金石續編錄之兩月而竟然
嗣每得一本輒校一過今年秋又假徐梧生監丞坊整
本精拓二十四種其中裴藝碑竟錄出二百八九十字
舊稿乃又塗乙狼籍爰重加寫定凡曩之殘泐不能讀
者至是多可成誦於是益恍然於校錄之難茲所箸錄
雖較密於前人顧未敢自喜昔蘭泉先生自謂於昭陵
諸碑椎拓無遺憾視前賢所得爲多而孫氏亦自謂所
錄又增於王氏致欲誇示蘭泉先生於地下然此編補
正二家一碑或至數百字或竟至倍以前事例之予之
疏漏恐亦難免世有精心博見者取吾書刊正之如予

之於二家者乎予日望之矣光緒戊申九月
甲寅春借錫山秦氏天津龐氏所藏崔敦禮碑翦裝本
重寫定此錄乃得無憾惜尙未見王波利碑耳且期之
異日又記

昭陵碑錄補序

歲戊申既寫定昭陵諸碑爲昭陵碑錄明年秋晤法人
伯希和學士爲言近十餘年間昭陵新出土數碑且言
其行篋有墨本惜束裝待發不及見示也予聞而亟詢
諸同好及碑賈無知者又函關中友人求之亦不可得
嗣邂逅藍田閻君甘園培棠允爲訪求久無以報乃轉

而假諸海外今年秋伯希和氏乃將沙畹博士藏本郵
示計程知節等凡四碑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內藤虎次
郎博士又贈以宇文士及碑影本更出沙畹博士四種
外於是昭陵新出諸碑得寓予目者凡五石仲秋以來
病痔累旬頗廢人事而閻君亦寄程知節等四碑至爲
之頓忘疾苦參校諸本忍痛箸錄以補曩錄之缺既成
爰記致之之難並誌東西諸博士及閻君將伯之助爲
可感也時宣統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唐三家碑錄序

宣統己酉昭陵碑錄既授梓復校寫獻陵陪葬諸臣樊

興李神符二碑寄鄂中將刊附昭陵碑錄之後逾歲而武昌亂起剗之事遂阻寫本亦淪佚歲癸丑搜篋中三原諸碑墨本將再寫之則樊李兩碑不可得蓋往歲校寫時別度之亦亡于辛亥之變矣然三原石刻之存者於李氏得二碑于氏得四碑臧氏得二碑皆整紙精拓往嘗據以校金石萃編者此整裝諸本外予所藏尚有翦裝古拓於李孝同碑有楊大瓢藏本李廣業碑有馬硯珊藏本于孝顯碑有初出土本于志甯碑有畢竹癡藏本于大猷碑有金冬心吾竹房兩本于知微碑有張文魚藏本其先者四五百年近者亦且百年皆非一

時所易致者因復取校萃編補正奪誤少者數十言多者數百言而于知微于大猷兩碑首行碑題皆多至數十字雖磨泐殆盡而殘迹可尋萃編乃以意寫定一題容州都督于知微碑一題唐明堂令于大猷碑以原石存迹校之全不符合蓋出自校錄者之臆定也鹵莽至此爲之駭絕蘭泉先生成是書時已迫耄期不及檢定宜也然使予不得善本爲之詳校者亦不能知其繆戾至于斯極春晝方永因手自移寫李氏于氏臧氏三家之碑各爲一卷將與昭陵碑錄並刊行惟三原尚有于德芳碑爲予所無李神符碑又已亡乃假諸繆氏藝風

堂以補之李神符碑前人無箸錄其文者箸之自予始
于德芳碑錢竹汀先生曾得吳門蔣氏本跋稱失其前
半吾鄉魏稼孫先生箸其文於非見齋碑錄亦云拓本
前半全失今予所見爲嘉蔭籙舊藏整紙足拓前十九
行字皆漫滅後十一行朗然可誦錢魏兩家均謂失其
前半者蓋由未見整紙足拓也魏氏所錄與予寫定存
字互異不敢取魏錄補予之闕此予寫碑之例蓋亦懲
萃編之失而過乎正者也校理既完付之刷氏念錄中
諸人三李爲宗支之秀于臧兩族或運籌策以定太平
或佐捷伐以勘禍亂並馳聲當代功伐爛然今者神州

淪于羣盜蒼生喪其覆育安得彼蒼篤生方召並得維
城之彥如諸賢者廓清戡定以弼成我宣光之治此又
海外羈臣爲斯錄之微意也已七月旣望

西陲石刻錄序

予年十有七始蓄金石墨本顧生長江淮間又罕交游
於荒裔石墨不能致也巾笥所儲於裴岑姜行本兩刻
外他皆無之光緒甲午吳興施均甫太守補華寄劉平
國治關城誦屬爲考證並媵以沙南侯獲刻石乃施君
佐張勤果公西征戎幕時所手拓者於是遽備西域三
漢刻爲之喜而不寐顧讀吾鄉徐星伯先生西域水道

記所載諸碑尙不能致壯游四方始漸備其所無宣統
紀元又得見燉煌古卷軸據唐寫本李氏再修功德記
補石本闕泐百餘字爲之狂喜殆不異曩得三漢刻時
也去歲既校定石室佚書復據李氏再修功德記及索
勳碑得知張義潮家世據以作張義潮傳以補正前史
闕失竊謂古刻之裨益史事以邊裔石刻爲尤宏於是
擬將西陲諸碑勒爲一書而經辛亥之亂篋中所藏積
三十年而漸致之者頗有紛失乃借繆氏藝風堂藏本
以足之遂成西陲石刻錄一卷由漢暨元得十有五碑
而未見墨本者如水道記所錄金滿縣殘刻等則闕之此卷所錄雖已

見前人箸錄者十六七然前賢寫定往往假手門生書
佐故多疏誤今手自寫定一一爲之補正一碑或參合
數本或依據舊拓其考證所得則俟異日別錄之此固
予寫碑例也宣統甲寅二月

西陲石刻後錄序

癸丑冬予既寫定西陲石刻錄顧以生平足迹未嘗度
隴僅就耳目所及遺漏必多頗欲從事補輯今年春在
滬上繆氏藝風堂見元和葉鞠裳學使昌熾視學甘隴
時所得墨本於予所錄外尙得六十餘種以行程匆迫
不及移寫得其目以歸已又聞新城王晉卿方伯樹枏

儲關門以西石刻至備意必有可補予書者亟遺書乞假觀乃久不得報書方以爲悵夏六月日本大谷伯光瑞以西陲所得古器物陳於武庫郡之別邸予亟冒暑往觀見武周康居士寫經功德記殘石不能得打本爰攜氈墨往手拓之復見高昌墓磚十餘朱書粲然皆以延昌延和延壽紀年具書月朔干支手寫其文歸依長術求之則當陳隋唐三朝蓋高昌麴氏有國時紀年也爲之狂喜諸史高昌傳多疏誤予旣據以作高昌麴氏系譜復次第所錄爲西陲石刻後錄諸誌旣是朱寫不可撫拓而躬度流沙得此奇迹之吉川君小一郎乃影

照見詒其不可辨者往就校焉於是此錄乃得無遺憾勘定旣訖爰書大谷吉川兩君之嘉惠於卷端並遺書方伯載申前請將續編爲三錄並將假葉氏所儲爲四錄而先寫定其目爲甘肅石刻目別刊焉宣統甲寅八月

恆農冢墓遺文序

光緒丁未予在京師廠估有自中州攜斷專歸者存分書殘字二字方二寸許古勁如元氏封龍山碑詰其所自出曰出靈寶縣詰以所出幾許曰百餘詰以此百餘者今安所歸曰歸溁陽端制府矣明年夏予視學南中

道出白下就制府索觀之公導予至一水榭指小廡下
曰此纍纍者皆是也時日已向夕聚蚊成雷秉燭摩抄
汗下如雨不卹也因戲語公曰此殆長沙之百蠻歟公
大笑乃就公乞墨本公許之顧逾歲不至已而聞出土
時中州估人曾墨一本自藏之遣人往購得百餘紙驚
喜如獲異寶私謂此百餘專者不異百餘小漢碑也冬
夜既永將手自錄之先爲之類次熟玩其文皆刑徒執
役者之埋銘也其時代則由永平逮于熹平其刑人則
有髡鉗有完城且有鬼薪有司寇其刑徒之籍里則隸
于司隸者八曰河南雒陽曰河南平陰曰河內山陽曰

河內汲曰弘農盧氏曰京兆長安曰左馮翊萬年曰左
馮翊重泉隸豫州者六曰潁川邾曰潁川武陽曰梁國
穀熟曰汝南山桑曰陳國長平曰陳國扶樂隸冀州者
三曰常山曰趙國邯鄲曰河閒莫隸兗州者五曰陳留
酸棗曰陳留襄邑曰東郡聊城曰東郡燕隸青州者二
曰北海昌安曰隰陰隸荊州者六曰南陽宛曰南陽魯
陽曰南陽育陽曰南郡臨沮曰江夏斬春曰江夏安陸
隸揚州者五曰六安舒曰六安巢曰廬江六安曰廬江
襄安曰豫章宜春隸益州者一曰蜀郡江原中都郡國
刑徒殆畢萃矣漢代大工役多募罪人爲之凡死罪以

下戍邊屯田以外並執雜役漢書孝景紀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此死罪執雜役者也武帝紀元封元年封泰山赦所過徒宣帝紀五鳳元年赦徒作杜陵者元帝紀初元四年祠后土赦汾陰徒永光元年幸甘泉赦雲陽徒成帝紀建始二年祀南郊赦奉郊縣及中都官耐罪徒三年赦天下徒鴻嘉元年幸初陵赦作陵徒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四年五月丙子見徒免爲庶人均諸刑人執雜役之證漢鄯君開褒斜道石刻云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斜又籍知罪人執役以詔書命之

也今之靈寶爲漢弘農郡由永平至於熹平垂百年閒罪人皆執役于是所募幾徧郡國所執何役不可知矣漢書刑法志死罪以下諸刑男子有髡鉗城旦有完城旦有鬼薪有司寇應劭謂城旦四歲刑鬼薪三歲刑司寇一歲刑考城旦既有髡鉗與完之別其刑期當有等差而史無明文宋徐天麟東漢會要謂完城旦亦四歲刑此殆沿髡鉗城旦而誤觀東漢罪人納贖之例右趾至髡鉗城旦爲一等完城旦至司寇作爲一等則完城旦或亦三歲刑矣專文于髡鉗完城旦鬼薪之上或冠以無任二字其文不見刑法志宋書庾登之傳謝晦拒

王師欲留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罪
禁錮還家是無任二字宋代尚沿用之漢律久佚其義
則不可曉矣其所載郡國名與續漢書郡國志或有異
文如東門當專之潁川武陽志作舞陽舞武同音專用
借字魯伯專之陳留尉是志作尉氏古是氏通用專亦
用假字□霸專之江夏靳春志作靳春史記太史公自
序孫靳集解引徐廣曰靳亦作靳今專作靳春亦用借
字陳李專之六安巢安上缺一字當為六字志有居巢國而無巢
專殆省居字或當時亦得稱居巢為巢歟田□專之河
閼原缺莫志作鄭莫鄭殆古今字永元二年□□專之

趙國邯鄲志作邯鄲予所藏漢印人名有邯鄲央者鄲
字亦从留作知鄲為鄲俗字也徒在作死亡例由官埋
葬後漢書孝桓紀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詔徒在作部
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葬今觀諸刻則不僅埋葬且志
其處矣專書△△死在此下死即屍字古死屍相通假
史記魯周公世家不如殺而以屍與之索隱屍本亦作
死其證也又史記淮南王傳詳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
死埋此下與諸專文法正同其云死埋此下猶言死在
此下矣以上所記並有裨于考古固不止書法足珍已
也宣統初元溷陽制軍罷官居京師予以已得打本告

公則亦以匄齋藏甄記刊本示予予既卒讀始知往者所得與匄齋所藏異者十且三四爰復申墨本之請將匯而錄之蒿里遺文中公謂往但拓一本已爲幕僚編寫者攜去專雖具存而行篋山積倉卒無以報乃悵然而罷今制車殉國且數年矣所藏又未知何如然則予篋中百餘紙者殆不異人間之孤本今年夏乃選擇文字尤完善者三十一紙手自勾勒以詒當世匄齋所藏計二十有三紙其八紙則不知誰氏藏弄嘗鼎一臠未爲不知味亦慰情勝無而已校印既畢回思往歲在金陵官寺時與公笑言如昨日事而公則竟不及見此編

之成也悲夫宣統乙卯重九

芒洛冢墓遺文序

關洛爲金石淵藪予生平足迹未至關中而中州則爲旅程所屢經顧以未得攬轡嵩洛一爲訪碑之游爲至歎及官京師密邇鞏洛意斯願易償乃職守所羈游轍終阻又於廠肆求關洛石刻亦求百不獲十益爲悵悵不得已求之廠估往來中州者懸厚值以爲之酬於是新出之石漸能拓致而出冢墓間者爲獨多予於石墨中尤篤嗜者爲墓誌之文至是先後六年間所得遂逾千品而中州居十之二洛又居其半海外蟄居擬從事

寫定補入舊箸蒿里遺文顧一時不能徧及爰就出土之地分類校錄自芒洛始歲律再更成書三卷顏之曰芒洛冢墓遺文念洛陽之在往昔屢爲都會古刻如林中州金石記所載乃不及什一而異邦人之訪古於我河朔購古刻以去者趾相接有朝出重泉夕登市舶未傳拓一紙者士夫所獲或亦展轉歸於海外其幸存者亦不謀流傳及一入肆賈之手則列石以市不許施墨謂傷古澤一旦得善價乃亟氈包席裹以去如是者比比故集錄之事其在今日誠不宜或後非如曩昔之在名山古刹得隨時舐筆就鈔捫石手拓也又中州蘊寶

旣多椎埋者衆名賢之壟亦多盜伐憶辛亥秋有以韓通及夫人董氏兩誌乞售者乍見爲之驚駭方擬脂車遄往求其埋碧之處重爲封樹用戒樵蘇乃國變遽作至今未果拓本幸存亟爲甄錄以彰忠節如斯之類恐耳目所未及者尙多至此編中所錄旣多得自估人之手聞轉徙者十已二三恐不數年十不存一昔人有言金石雖壽或轉借楮墨以永之揆以斯語證之往事則予之辛苦寫定未爲徒勞所恨去國三年近時所出不得寓目而京洛之游徒存夢寐他日者倘得橫流靜戢襍被歸來收千載之貞骨窮故都之勝攬則斯編之賡

續當非鮮少爰書以俟之彼蒼者天其許我乎宣統甲寅二月

芒洛冢墓遺文續編序

宣統甲寅春予既寫定芒洛冢墓遺文其明年始游洛復得中州近年所出誌石墨本百餘紙其出芒洛間者凡五十有六長夏度門手自釐輯益以漢建甯中平兩地卷總得五十八品命兒子福萇傳錄爲芒洛冢墓遺文續編三卷校訂既竣檢巾笥所儲尙有兩編未及錄入者異日當再寫定以爲補遺非敢遽期芒洛遺文悉收無遺亦姑盡予之所藏而已乙卯十月

芒洛冢墓遺文續補序

宣統甲寅既寫定芒洛冢墓遺文明年乙卯成績編而檢舊藏諸誌未錄入者尙二十餘通丙辰夏乃益以新得之品爲補遺計先後箸錄都百九十有三品私意續補之事或且俟之二三年後矣乃不數月間同好投贈與購自中州者由曹魏迄於五季又得二十又八品冬仲病胃無以自遣乃課兒子福萇移錄之日竟一紙每於燈下手自勘訂以遣岑寂逾月而竟歲已闌矣念由甲寅季春初編寫定逮乎丁巳正月律壇三周而成者四編聞近日邱壘所出尙有拓本未及寓目異日者或

竟歲成一編未可知也爰書以俟之丁巳上元夕

鄴下冢墓遺文序

中州郡縣之有金石志者安陽偃師二邑而已往在京師訪兩邑石刻每就兩志所載至厥肆求之十不能得一二也光緒戊申山東估人有載石乞售者視之乃唐高德墓誌云出彰德又嘗于厥肆見李二墓誌石刻亦云出安陽且爲予言中州出土誌石洛陽最多次之者彰德諸邑也至是乃舍已箸錄而求新出于壟墓間者不數年間所見誌石不下七八十顧估人售石不售墨本以重值償之十得四五而已及去國東渡巾笥所儲

得六十餘品新出者居半以上乙卯季春始移錄其文三月而竟其明年復益以後得者數紙編爲二卷石可見而拓本不可得不克入斯錄者殆且倍是也然則是錄雖成而異日之賡續將如芒洛諸誌例亦烏可已乎哉丙辰八月

襄陽冢墓遺文序

光緒庚子冬予應鄂督張文襄公之召公將咨以神農之言乃居數月温温無所試遂復歸滬江當旅鄂時客居無俚頗與吾鄉章碩卿大令_{壽康}討論金石之學以慰岑寂碩卿一日走告予曰襄陽近出誌石四五已遣

人構之且將求副以餉君也乃予去鄂三四歲復無消息及予客吳下則聞大令竟客死鄂中同好既亡墨本亦無由致久且淡忘之矣丁未在京師書估某由武昌求書歸言得章君遺書並石刻打本邀往觀之則襄陽後出諸誌在焉已加韜緘署予姓字殆將付郵使而未果者展觀爲之腹痛亟購得之至是予所藏襄陽石刻於范陽張氏十誌外張漪墓誌藏桂林唐氏予未得打本遽增五紙又二年復得曩所未備者四種則碩卿亦未見者也今寫定後先所得爲襄陽冢墓遺文而以黃州之東坡乳母任採蓮墓誌附焉言念斯編之成實資良友之力南北千

里生死殊涂而遺函竟達殆章君之精誠有以相之與君溫雅好書收藏至富在京師時嘗與人爭構古籍及出宰百里而與爭古籍者適典郡乃借端劾之既罷職貧不能自存然尙典鬻所藏以刊前人遺箸其篤學好古如此章君與兩兄皆無子息兩兄先歿僅遺一孤女親撫育之既長嫁關中某世家子遇人不淑摧折以死予聞其所遭至慘恨不得爲之申雪使九原有知其必有以殛此人倫之殘賊矣此書既以大令之助得潰於成爰記吾友之平生及其身世之可悲者於卷首俾吾友之名之學不至與有生以俱淪焉此則予之志也宣

統乙卯

廣陵冢墓遺文序

光緒壬午秋予自淮安返里應鄉試歸途經揚州於書肆中得真州張氏榕園藏石墨本十餘紙皆誌墓之文之出廣陵者此爲予儲藏墓誌拓本之始後十年辛卯聞有李氏者藏誌石一乃揚州濬漕渠時所得展轉構求卒假得之文字雖多漫滅而題署年月具存乃楊吳李濤妻墓誌也山陽邱于蕃大令崧生與予同好乃移石至其家予則與吳縣蔣伯斧部郎黼親施氈拓於是此石始傳人閒嗣是廣陵誌石有續出者予聞必購致

然僞迹頗間出今檢行篋所儲由唐洎元都三十紙廣陵先後所出具在是矣其大半爲張午橋觀察丙炎所藏其少半則溧陽端忠敏公方督兩江時所得後張氏所蓄又由蘭陵徐積餘觀察乃昌購以歸諸忠敏及忠敏移督畿輔諸石悉載歸京邸而李濤妻誌者則由李氏歸南清河王壽護比部錫祺比部尋以商破其家蔣君伯斧又載以度諸所居雙唐碑館蓋自是而廣陵諸石盡矣自人家藏石之風日熾古刻每多轉徙然未有如揚州之甚者也予既校寫江蘇諸誌之在江南者爲吳中冢墓遺文江北諸郡所出以揚州爲多爰錄爲一

卷其出金陵者僅三石不能成卷乃別錄附焉忠敏藏石之出揚州者尚有宋高鎮買地券及唐裴公夫人韋氏天寶九年崔克讓天寶十年彭夫人元和五年三誌已箸之匄齋藏石記驗其文字確爲僞作予所藏墨本中尚有唐陸氏夫人宋氏誌元和三年與韋崔二誌出於一人之手今刪除不復入錄校繕既完回思此編之成上距儲集之始忽已三十有五年當時諸同好忠敏既完大節比部又餒死海上邱蔣兩君亦先後物化風流頓盡予則以喪亂餘生羈棲異國宗邦西顧盡焉神傷轉羨長逝者之一瞑千古也嗚呼鐘簾可移遑論片石萋楚之痛逾於

山邱後世君子知我心否乙卯十一月晦

吳中冢墓遺文序

吳中誌石傳世至少陶南村處士古刻叢鈔錄古誌之屬江蘇者宋謝濤以下十有四今皆不存惟永陽敬太妃誌尙有孤本傳人間耳至孫氏訪碑錄則僅錄唐王夫人殘誌一石而已予寓吳門三年亦僅得唐石二宋石四元石一然往歲江南修通志所編金石目予曾見之仍不及予所蓄之半然則予之所藏烏可不亟寫定之乎宣統乙卯十一月校錄竟題記

石屋洞造象題名序

石屋洞造象題名百五十有二品始石晉之開運甲辰
訖趙宋之開寶甲戌凡三十有一年閒皆吳越有國時
所刻也前人箸錄石屋洞題刻者以阮文達公兩浙金
石志爲最備然亦僅得四十有七品視今茲所箸不及
三之一然阮志所有而予無之者亦二品知此百五十
有二品者固亦未能盡其數也今以墨本校阮志石之
漫泐又甚於昔故阮志所釋今本或已不可辨顧亦有
阮氏誤釋得據今本是正之者如秦彥潛記造此羅漢
阮氏誤此作山朱□□造觀音讚乾祐二年阮志誤作
三年夏保威記不負所願阮志誤作前願梁文誼記阮

志誤作梁文謹翁□記王二娘子阮志誤子作上知阮
志所釋亦未盡可據矣茲之寫定仍依今本不敢輕依
舊釋以補缺文此固予錄碑例也宣統乙卯十月

龍泓洞造象題名序

予以光緒辛巳始游聖湖摩抄諸山題刻流連不忍去
歸而求墨本於坊肆閒不可得也後十七年歲戊戌寓
湖上浹旬欲選工徧拓以償夙願又以陰雨不克備拓
僅得石屋龍泓兩洞造象題名二百餘紙藏篋衍中再
越十七年既校錄石屋洞題刻以龍泓諸刻諸家箸錄
者尤尠視予所得什且不及一因復以一夕之力爲之

寫定將與石屋諸刻同授之梓念往昔所見諸山題刻
視此何啻倍蓰顧以神州荆莽求如往者游觀監拓不
可更得而閱歲纔三十餘年回首故山已不勝今昔之
感爰書示來茲俾知予之慨喟固不僅在此諸山石刻
已也乙卯冬

漢晉石刻墨影序

古石刻文字之箸錄昉于宋洪丞相隸釋然洪氏之書
易隸以楷字形已失王少寇金石萃編於漢魏諸碑乃
各如其書體錄之形差得矣而原石漫漶缺泐之處不
免以意增損至張氏金石聚始用雙鉤以存原形視王

氏爲勝而鉤勒未善加以粗工拙刻筆意全失譌誤滋
生仍不能無遺憾惟吾鄉趙撝叔司馬手模二金螭堂
漢碑十種其書初未付梓原本在予齋鉤勒精于張氏
而收陳德殘碑蓋又不免真贋糅雜之失予早歲嘗欲
取傳世漢魏石刻求明代及國初善拓手自鉤勒以傳
其真而里居寡見聞苦不能得佳本及壯游四方稍稍
能致之又人事旁午求如里居之暇不可得今且老矣
海外索居篋藏幸無恙似可償初志而又不能如往昔
之年少眼明噫卽此小小箸錄而求稱心滿志其難已
如是矣去年冬予檢晚出之漢魏諸刻咸同諸家所未

得見著二十餘種付諸裝池今年長夏矢志影模舍漫
漈已甚及細書非吾目力所能勝者日模二三紙逾月
遂得十有五種其十四種者皆出于我生以後惟嵩廟
石人頂馬字爲黃小松訪得以傳拓至少亦並及之顏
之曰漢晉石刻墨影取校原刻自謂筆法具存臨池家
可取以臨寫僅下墨本一等以視初志僅償什伯之一
二已耳乙卯秋八月校印既畢漫書其首殆不勝年華
之感今昔之悲也

重訂漢石存目序

予初治金石目錄之學校孫氏寰宇訪碑錄及趙氏補

錄訂正譌復各得數百事既乃苦其多不勝舉而止欲
別爲一目意先成一代詳加校核而後徐及他代如是
譌誤庶可差減逮歲乙未諸城尹君竹年郵寄所刻福
山王氏漢石存目二卷其書分字存畫存僞刻不錄重
模不錄佚石不錄體例頗完善尹君附書言廉生太史
已繼是爲六朝石存目近擬撰唐石存目則繁蹟非旦
夕所能就也予喜與鄙意不謀而符謂海內既有爲之
者予書可不作乃撰集孫趙兩家箸錄所未及諸石刻
爲再續訪碑錄二卷於時頗檢閱是目則稍稍見譌字
爲之是正記於書眉比以二十年來兩京石刻又有出

士者欲加入編中乃一一校以墨本始知是書之違失殆不下於孫趙二錄爰舉其略如司馬長元石門刻字注建初八年六月校以石刻乃六年十月南武陽西石闕注元和八年八月元和無八年他家或作元和三年今驗石刻年上一字雖半泐然是元字乃元年十二月固非八年八月也韓勅造禮器碑注永壽元年石刻是二年魯峻碑注熹平元年石刻亦是二年樊敏碑注建安六年八月石本乃十年三月此書年月之失也楊淑恭碑附書碑兩側今石本但有一側三公山碑有側曹全碑有陰錄中並不箸此書陰側之失也楊君頌注篆

額而是八分劉梁殘石一曰秋博覽云云一曰爲國云云又有碑側一行曰歲在辛酉三月十五茲乃析一爲三而分箸之稱弟故殘石他書或作十三字殘碑與黃初五年殘石書體大小方罫並同確爲一碑此錄乃誤以爲漢刻禹陵窆石形制書迹並同孫吳宋人箸錄謂是漢永康元年今石刻具存並不見永康紀年乃亦沿宋人之誤列入漢代此記書體名稱朝代之失也今均一一爲之勘正朱博殘石確爲贗作蜀侍中楊公中書令賈公二闕劉燕庭方伯據宋人題字定爲李成時其說可信此錄仍以爲蜀漢茲並削除而益以近年新出

諸石二十有二於是字存一卷略可觀覽至畫存彌復
糾紛箸錄益匪易此錄舛譌蓋亦非一如沂水鳳皇
畫象二石其一署白鳳誤錄作元鳳又誤二石爲三石
嵩高泰室少室東西二闕並有畫象乃均屬之東闕武
氏祠後石室畫象十石均無題字乃注題字八分書左
室畫象十石誤作一石顏氏樂圃畫象二石一得之白
楊店嶽廟者有題字一得之兗州劉氏者無題字茲錄
於二石僉注有題字陳氏簠齋藏君車題字畫象二面
刻而遺其陰面射陽畫象亦兩面刻而誤以爲二石永
元食堂畫象一石裂爲二亦誤以爲二石如斯之類並

爲失實又其記錄之例數石之中一石有字便注有題
字而不明箸幾石有字亦令讀者迷惑今一一取予藏
本核定予之所藏雖未盡備然亦十得八九往歲奉
命視學山左輜車所至徵求盈笥如汶上兩石橋畫象
等有前賢未曾寓目者乃爲東邦友人借去爲寫真工
人乾沒遺失者過半茲之校訂或轉據他籍至爲憾事
又畫象諸石流出海外者不少嘗欲爲海外貞珉錄以
記之其成書尙需時日茲先就可知者補入是編雖未
能盡其視原錄爲加詳矣予於文敏初未識面方予官
京師文敏久殉國清風大節夙所景企茲之補正非敢

暴前賢之失亦聊盡校字之責且以示箸錄之難至予之譌誤正恐亦未免又將須之後賢倘有能如予之於文敏者則厚幸矣乙卯六月

重訂魏晉石存目序

魏晉石存目尹君竹年撰原附刊於王文敏公漢石存目之後凡箸錄石刻二十有四然如孝堂山畫象題字三段文字漫滅在有無閒范式碑及太公呂望表均有陰並失錄今校補文敏書因並刊正之並補近年新出諸碑十有八而刪孝堂山題名仍附刊於漢石存目之後至文敏所撰六朝石存目其稿本今存寒齋分類瑣

細尙未遑校補將以俟諸異日乙卯六月十八日

六朝墓誌菁華序

墓誌之傳世者莫盛於李唐雖屠估走卒亦有薤銘致有文不能施句讀書不能具點畫者六朝則不然非貴冑顯仕無敢濫用故傳世至罕而文字則皆華贍可喜間嘗都計乾嘉以來諸家所箸錄者其數不逾四十欲會最影印以傳之以中多佚石不能備得而止光宣之間中州古誌出邱壟間者多魏齊物予有所聞知必百計求精拓及辛亥去國亦必展轉託知好構求或郵筒往返經歲僅乃得之而未嘗以難得墮吾志比年以來

在中笥者數逾五十念致之之難也乃遴選尤精異者十有八品選工精印以廣其傳此十八品者其十六皆出漳洛間惟劉懷民誌出山左楊膺誌出關中南朝無誌石傳世者僅蕭敷及敬太妃兩誌爲人間孤本今且不知存佚懷民誌出于劉宋爲六朝誌石之冠關中舊無魏誌楊膺一石等諸麟鳳故亟入之編中影印既完顏之曰六朝墓誌菁英其餘三十餘通亦當次第印行至乾嘉以來所箸錄諸誌之已佚及難致者當別爲一編與此並傳倘亦宇內治金石學者所欲睹乎宣統丁巳中秋前一日

兩浙佚金佚石集存序

光緒戊戌與章碩卿大令游滬肆見隋軒舊藏唐心經銅磬拓本予價不諧已知爲亡友費君屺懷所得予謂此是國清故物爲吾浙佚金請以他物相博易可乎屺懷諾焉而久不踐約念之常不忘越七年乙巳在吳中又見舊家所藏張叔未先生手拓唐聚慶包公夫人周文遂三專誌亦吾浙古刻之久佚者亦爲捷足者所得復爲懊惱者累日又逾歲而屺懷沒心經墨本爲臧獲竊售於人展轉歸於予及辛亥之亂某氏所藏石墨至海東乞售則三誌在焉十餘年憾事先後釋於懷喜可

知也乃檢行篋所藏於此四品外又得唐阿彌陀經銅鐘宋嘉興元奉化上虞三銅漏銘及楊紹買地券皆吾浙佚金佚石也念先後致之之匪易爰影印以傳之以詒我鄉人之留心鄉邦金石者篋中所無異日倘幸得之再補入焉丁巳十一月

洛陽存古閣藏石目序

宋孫莘老守吳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取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三十種以實之此爲作堂聚境內石刻所自昉至南渡淳熙中蜀中有集古堂聚近郊石刻列植秦漢隋唐以至有宋其碑凡十今雖遺蹟已湮而堂

記猶在厥後關中有碑林洛陽有存古閣並嗣音前哲有功藝林存古閣者道光癸卯介休馬又海恕令洛陽時所勅儲石六十有八刻石自爲之記而未備列其目後來有所增益亦無記錄其名物者予夏間游洛聞辛亥國難作閣中儲石多被攘竊現閣中所存仍僅六十有九石乃亟倩工拓墨並簿記之爲存古閣存石目俾來者考焉乙卯十月

海外貞珉錄序

我國古金石刻最富之地曰山左曰關中曰中州訪古者足跡之所萃亦估人獵利者所共趨也嘗聞我關津

稅吏言古物之由中州運往商埠者歲價恆數百萬而金石刻爲大端以此類推其歲出之數可略知矣顧古刻之隨估舶出重瀛者無論其入公室歸私家其名目均不可得而聞蓋外邦有寫影無拓墨雖或經學者之考證載入所箸書中然十不過一二以視我邦歲拓數百十紙得徧傳於人間者大異矣予嘗謂古刻而至異域殆不殊再入重泉予居東以來頗見我國古石刻之流入東土者又漸得知其藏弄家姓氏每託友人錄其目並於西人箸書中及我國估人之商於海外者又稍得知古刻之流入歐美者每有見聞輒記其目積日既

久遂得百有四十種蓋亦千百中之十一而已其東邦友人藏石有曾摩抄其下當時未錄其目而遂遺之者若大谷氏之藏殆不下二十餘則此編所未及者蓋亦衆矣然既已分散於世界諸國欲一一悉舉而無失此亦至難矧我國今日視學術如弁髦三千年之倫紀文物咸棄置不復道則此後故家所弄山川所出連舳以趨海外者方無窮期亦安得一簪筆而疏記之卽異日有所賡續亦仍就耳目之所及錄十一而遺千百如此編已耳噫宣統乙卯九月

三韓冢墓遺文目錄序

自劉燕庭先生撰海東金石苑我邦士夫遂頗留意於三韓古刻惟誌墓之文流傳中土者至罕比居扶桑始得高麗墓誌二三紙去歲又識東友末松君熊彥末松君實司高麗博物館因得徧拓館中所藏誌石合先後所獲凡七十種皆以前我邦金石家所未見也將寫定爲三韓冢墓遺文而先編目一卷以補我邦諸家目錄之所未備且以示我同好焉乙卯十月朔

唐折衝府考補序

府兵之制創於西魏增於周隋而大備於唐顧所立府數在當代已言人人殊而新唐書地理志所載府名又

多亡佚僅得四百四十有八曩仁和勞先生經原作折衝府考其子格又增輯之凡補府百有九合之唐志得府五百五十有七又博考諸書於唐志之麁亂譌誤者一一是正之其書至精核而當時刊本流傳至罕有寫本藏振綺堂汪氏光緒戊戌從汪舍人康年假觀適貴池劉京卿世珩方刻叢書因以授之劉君又轉授諸南陵徐觀察乃昌遂刊入鄒齋叢書於是人間始有傳本當未刊時予頗擬爲之校補乃以人事旁午勿勿未果比年以來每於石刻及隋唐兵符見有府名爲勞氏所未及者輒補錄之又唐志所載諸府勞氏考注未詳者

瀏覽所及亦隨時記於書眉久之遂補府二十有八正
唐志屢譌三補勞注五十有一沿勞氏書例別紙錄爲
唐折衝府考補一卷異日倘續有所得當別爲補遺附
刊於後時宣統紀元冬

續彙刻書目序

會最叢刻諸書之目勒爲專書肇於顧棗厓氏自顧目
行而海內承學之士翕然稱便顧其書刊於嘉慶己未
後此所刻不能及焉至光緒初葉唐棲朱氏始爲之增
修視原書幾倍於是朱書行而顧書廢今距朱氏增修
且三十年矣士夫刻書之風尤盛於咸同以前嘗憾當

世尙無爲之賡續者曩在京朝與亡友蔣伯斧諮議

補

謀共輯之汪毅伯舍人

康年

復憇懇謂宜亟圖毋後時

乃牽於人事再閱寒暑兩家所錄才數十種曾不逾年
神州遽淪伯斧毅伯俄爲異物予則轉徙東土往昔之
約遂不可復尋顧幸予所藏書尙存行篋乃發憤獨任
之始於今年二月訖於閏月凡百五十日間就予大雲
書庫所蓄補錄光宣兩朝諸家叢刻及刊於光宣以前
而朱目失載者凡得三百餘種未敢云備舉無遺然亦
略具矣間有所缺則假之同好其顧書所載朱氏遺之
者亦就予儲書所有者補之其不可見者甯闕之不補

也於是數年以來望之宇內學者及呼將伯之助於我
友朋者至是乃以一人之力不半歲之期畢之其必有
漏略疏失又可知也既寫清本留俟異日之勘補而婦
弟范緯君方與予謀刻書請從此目始因以付之有所
闕遺當仿朱氏例別撰補錄涼露既零刊刻斯竣爰記
其輯錄之由並傷伯斧毅伯之不獲觀成也爲之腹痛
然予以顛沛餘生尙得執寫官之勞幸有成書以謝故
人則又差自慰已宣統六年

此書既寫定讀吾友藤田劍峯學士豐八藏書目見有
此編失載者數種爰移書求寫寄又內藤湖南博士虎

次郎富岡君僑教授謙藏亦寫示日本高麗諸叢刻復

據以補入將伯之助不可以不記附書之以誌受益

南宗衣鉢序

山水之畫其興差晚雖導源於魏晉實啓宇於李唐然
尙論之士於二閣之蹟猶有工倍愈拙之譏逮乎開天
之際王李挺生兩宗並峙而南宗嗣續孳乳尤繁荆關
董巨競爽於五季李郭范米馳聲於天水並能損益前
人津逮來學降至元明迄乎 昭代哲匠踵起良工不
絕顧嘉道以降寢至陵夷揆厥所由非必靈明謝於古
人勤力殊於往代良由年祀緜邈名蹟日湮其歷劫僅

存者又或藏諸 天府人間莫窺或散在四方一時難
致加以祕笈之儲假貸或吝丹青之士搨寫末由馴致
流風歇絕斯道逾微有識之士望古興慨十年以來我
國士夫頗或撰集創爲譜錄然朱紫不分糅雜無紀多
采凡近牖於知聞雖意存師資實無裨學者予不揣譾
陋取古今名蹟在天壤間者類次爲畫苑珠英山水樹
石位居第二又分山水爲甲乙兩部以闡明南北兩宗
此編所載並是南宗之秀上溯隋唐以前下逮嘉道之
末以示源流正變循其統系雜而不越所取之蹟甄別
至嚴不使苗莠並生荆蘭同藝先後之敘約爲四期魏

晉今不得見爰以六朝暨五代爲上古宋元爲中古明
爲近古嘉道以前爲今代案期分卷摹印流傳並各繫
跋尾用志管窺將以振方衰之墮緒續垂燼之傳燈綆
短汲深願奢知絀方聞之士幸有以起予宣統丙辰正
月

五十日夢痕錄序

予自辛亥冬攜家浮海瞬逾三歲 朝市旣非 松楸
日遠故國之思時形歸夢去年春返國擬展視 先人
壟舍比至滬上以漕渠水淺道阻而止乃以今春復歸
祭掃又以平生誦習孔子今髮垂白矣尙未得一瞻

闕里頻年考究殷虛遺文而足迹亦未嘗至洹曲乃于
展 墓後至曲阜展謁 至聖林廟復涉洹濟洛弔殷
虛登龍門復遵海而反東山寓廬此行匆促往返僅五
十餘日間比者長夏忽已過半蓋返海外寓廬者又兩
月矣追思此行山川親故曾歷歷在目中而倏焉已失
固不異往昔之歸夢也因述此行之聞見爲夢痕錄歲
在乙卯六月十有八日

古兵符考略殘稿序

古兵符考略一卷吳江翁叔均先生手寫本敗楮零落
塗乙滿紙蓋未定之初稿也目錄所列計符十有五牌

三十有二而有考證者符五牌十六而已其中金奉御
從人牌錄錢少詹及胡氏虔跋滁州太陽翼萬戶木牌
錄萬國賢跋磐石衛指揮使司夜巡銅牌錄孔蒞谷跋
又不盡自作意此書兼錄前人考證如金石萃編例也
其跋有而目無者若朗州魚符若新浦縣印牌敬字牙
牌並不見目中蓋翁書實補瞿錄朗州魚符已見瞿氏
書中刪之宜也而兩牌何以不載則所未喻殆不但考
證爲未竟之作卽目錄亦非定本矣目中列酒泉太守
高平太守兩符於漢代考酒泉符明署大涼誤作天漢
高平符制同魏晉一見可別均屬之漢不免疏失至諸

牌則考證頗詳蒐集亦富惜未將拓本黏附錄中如宋勅驗鐵牌明守衛金牌及欽頒送往敬字忠字諸牌今並不可見予先後撰歷代符牌前後二錄所收雖倍于瞿翁兩家之書然兩家所有而予無之者亦十餘品蓋求備之難有如此爰以三夕之力手寫是編以詒當世雖零落散佚之餘不忍自我湮沒叔均先生九原有知其亦差慰也夫丙辰四月

權衡度量實驗考序

考古禮器百物制度蓋肇于天水之世至國朝一變而為彝器款識之學專力于三古文字不復措意于器

物制度其涂徑乃轉隘逮程易疇先生作考工勩物小記始據實物以資考驗其學識駕諸儒而上之顧百餘年來寂無嗣音光緒朝吳憲齋中丞作古玉圖考根據禮經證以實物復據古圭璧以求古尺度其精密殆與易疇先生匹予更欲推中丞之意據古器之傳世者以徧考度量衡諸法物顧奔走南朔有志而未能逮嗣讀俞曲園先生所撰憲齋中丞神道碑載中丞箸書有權衡度量實驗考知中丞實已先我爲之苦無從得本及避地東土乃于舊友河井荃廬許邂逅遇之爲驚喜出望外展卷讀之則目錄完具而書之後半量以下缺焉

蓋中丞此書作于撫湘時殺青未竟而值日韓之役中丞整師鞠旅枕戈疆場及師衄于外賈志沒世而名山之業亦與俱泯是可悲也爰請于河井君重墨於版三月而工竟將刷印以廣其傳日月荏苒勿勿逾歲比歸自魯衛始督工印行爰弁語于卷端以志荃廬借本之惠且以記據傳世古器物以考訂前籍此學實至中丞而中興所造且愈精也推而衍之是在後之學者寓內方聞碩彥攬是編者倘亦知所則倣乎宣統乙卯四月

續百家姓印譜序

宣統乙卯予既刊吳憲齋中丞度量權衡實驗考意中

丞遺書未刊者必尙夥顧羈棲海外末由構致春間返國祭掃 先人壟墓見廬江劉惠之部郎于滬濱劉君方治古文字之學夙伏膺憲齋中丞因以訪求遺箸爲託及秋間再至滬劉君手一編授予曰此近得之吳中者展觀之則中丞手寫續百家姓印譜乃就古私印中姓氏集成均語每姓之下各鈐一二印體例至簡便蓋前人未有之剏製也因攜入行篋于舟中讀之知其采輯排類頗具苦心而釋文間有小誤如吾閩敕定句閩字下鈐三印其一作閩青閩乃閩字之媮非閩字敕字下鈐敕自爲印乃敕自爲非敕自爲鄭郵郵句郵下

鈐陴蹇二字印陴字不可識確非鄧字聊噲肆戾句戾
下鈐戾代之印戾字不可識確非戾字浩然胡毋句浩
然下鈐浩□近孺浩□賈之二印浩下一字不可識確
非然字公徐困睦句困睦下鈐困睦奴三字印睦字從
台旁作乃困陸非困睦以上諸字並是誤釋又爰樹言
坊及斬蟠奇芒句言下斬下均未鈐印意此二印乃在
他家譜錄中未及翦附編內此瑣瑣小失固不足爲此
書累也爰亟付影印以傳之予往歲嘗欲據古印以考
證姓氏之學今中丞先我爲之異日當拾遺補闕以補
茲編所未及倘亦中丞之遺志乎丙辰正月

日本橋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序

敦煌石室古卷軸西航者歸英法東漸者歸日本我國
搜其餘尙得數千卷子既一一披覽之又影寫歸法京
古經籍數十種而英倫與日本所得則不獲寓目焉今
年夏至武庫郡觀西陲古物始與親至石室之橋氏瑞
超相見亟請觀所得經卷慨然見許且示以編目目中
所列凡四百餘軸詳記其卷第尾題印記其經名則據
原題錄之而以今藏校其異同存佚頗秩然有條理爰
據目一一備覽焉其最先者始元魏後者訖五季其印
記有報恩寺藏經印淨土寺藏經印三界寺藏經印瓜

沙州大經印蓋合諸伽藍所藏併入石室於是可窺見西域當時象教之興盛也其經文橘氏已校勘將次第印入二樂叢書而題記中可考證史事者不少因請假是目歸篝燈錄之印行以詒當世噫石室卷軸入歐洲者其卷數不可知然約計先後所出當不下二萬軸予獲觀者三之一耳其已編目者若我學部所得五六千卷雖草創而未寫定今且存亡未可知法京則編目而未印行英國聞尙未遑編寫其寫定可印行者此卷而已然則橘氏之功烏可泯而不傳與惟橘氏所得尙未盡列目中予所見尙有晉元康所寫法華經等又繼橘

氏而往之吉川氏小一郎所攜歸尙百餘卷亦未編錄今先印是卷他日所編當請而續印之爰書卷端以誌欣慨時甲寅八月二十八日

雪堂校刊羣書敘錄卷上終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10 rows.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appearing to be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able structure is defined by a double-line border and vertical lines separating the columns.

